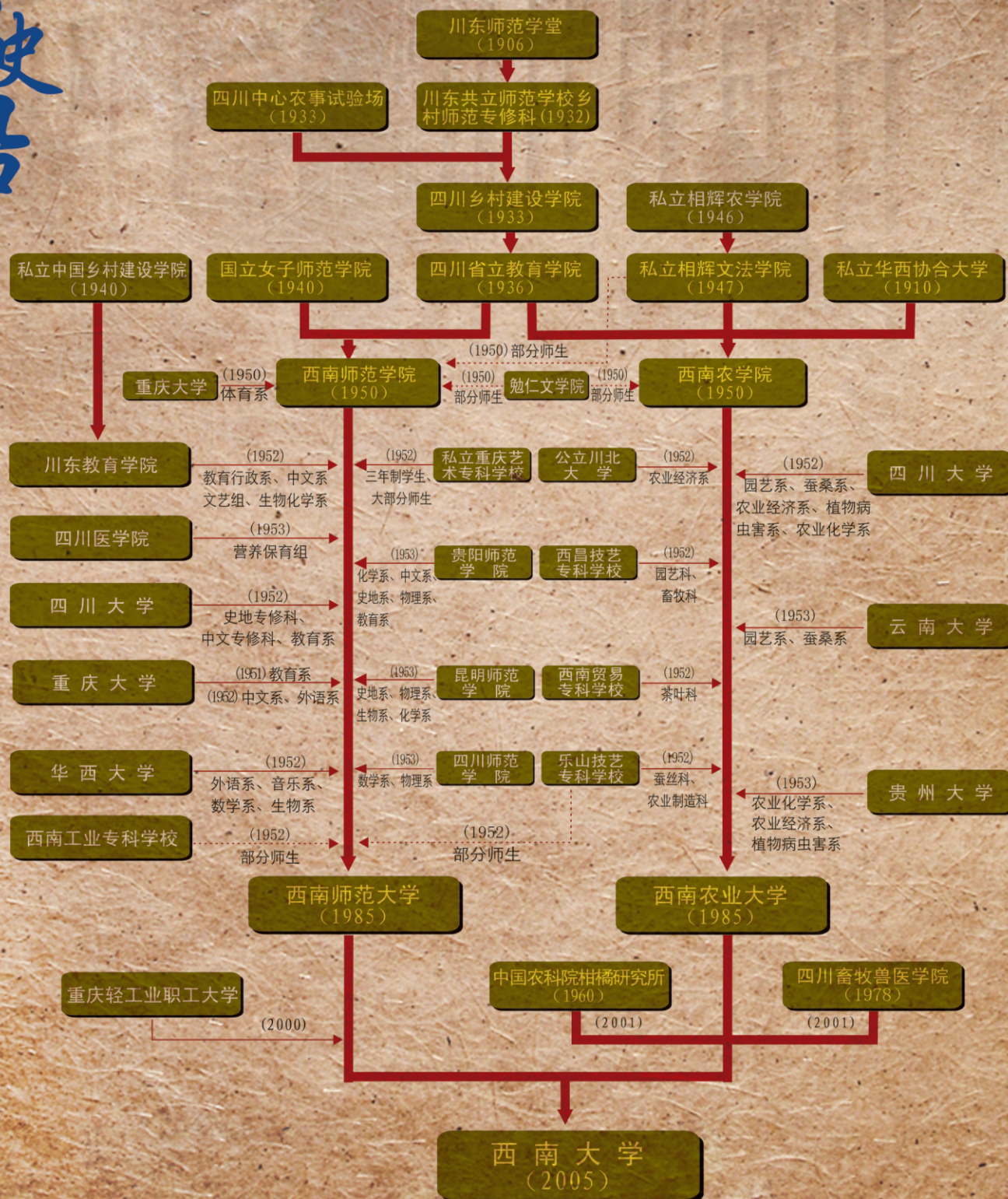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西南大学记忆

名师风采

著名螨类学专家李隆术教授



档案拾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各类实习活动

校史校情

孙培良是被梁实秋“辞退”的吗
江家骏：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影像记忆

西南师范学院首届运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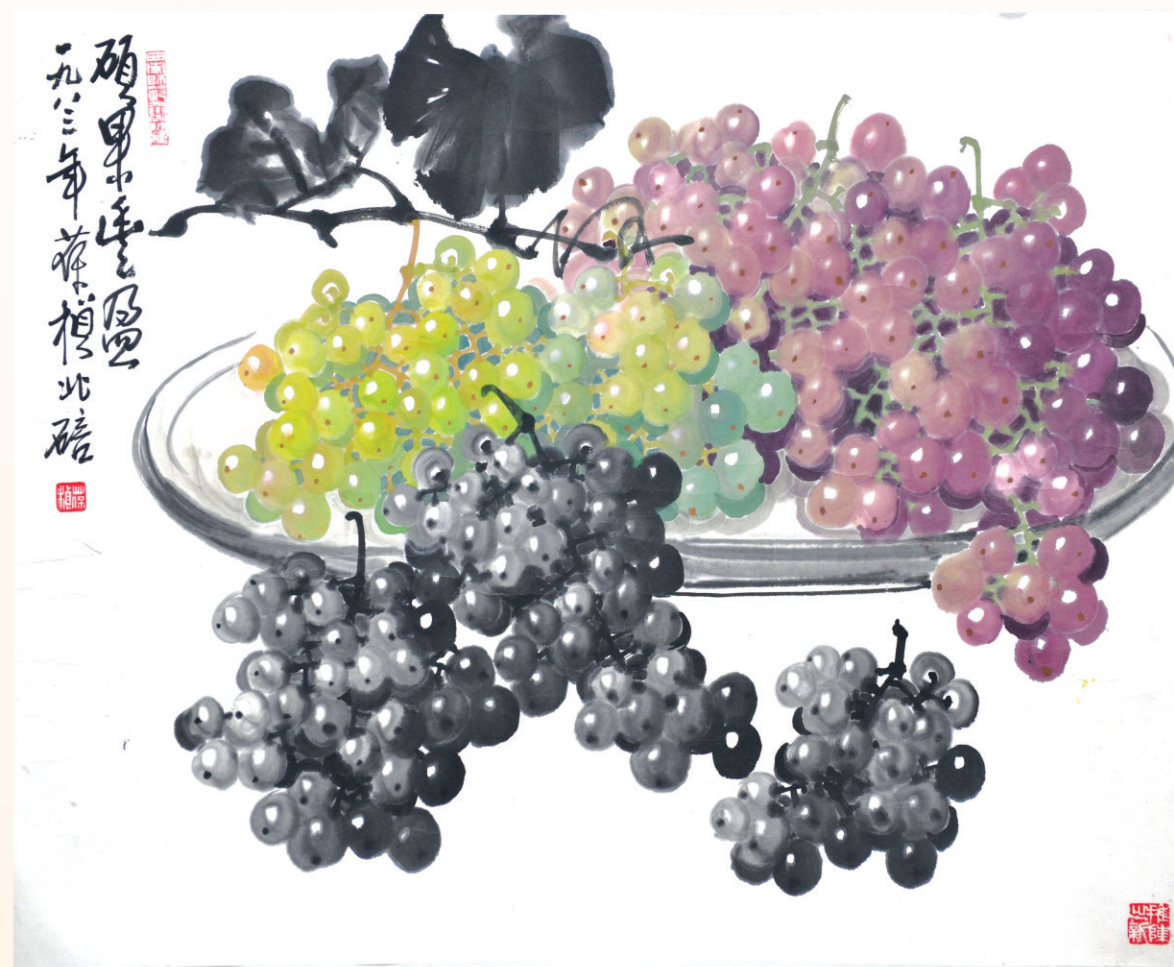
主办：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13年第4期
(总第21期)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曾勉所长（左三）与缙云山农场领导在歇马分场合影（1960年冬）¹



硕果丰盈¹ 苏葆桢²

¹ 图片选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50年（1960-2010）》一书。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ZH11-10。

² 苏葆桢（1916.5-1990.6），江苏省宿迁人。自幼受其父熏陶，以善画闻名于乡里。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获得艺术大师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吴作人等的教诲。1956年起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曾兼任重庆国画院副院长。苏葆桢擅中国画，尤长画葡萄，人称“苏葡萄”。代表作有《川西三月》《硕果丰收》和《鸚鵡孔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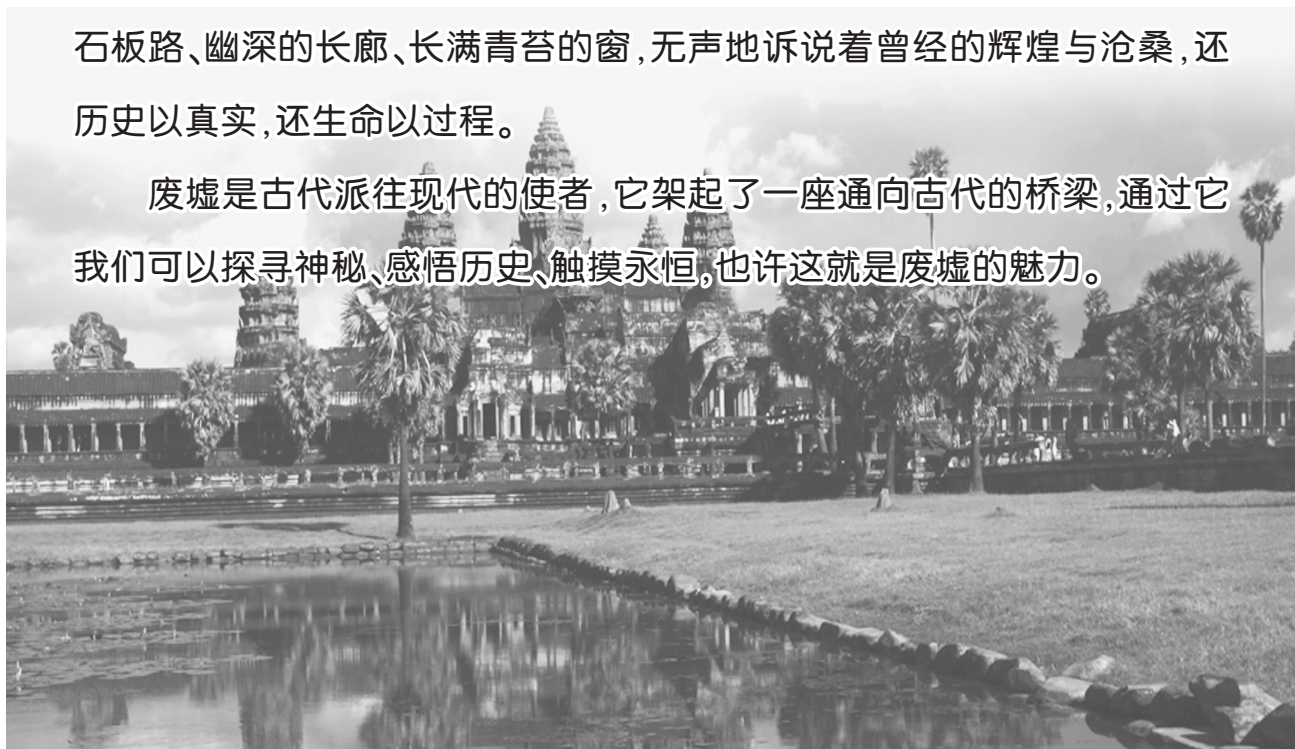
刊首语

□文/张晓华

走进吴哥,刹那间犹如从蛮荒进入灿烂的文明。在众神注视的这片土地上,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所有的人在心灵的震颤中驻足。

那森森吴哥庙宇,虽历尽沧桑,却让人仰望。其建筑之独特、规模之庞大、庙宇之宏伟、工艺之精美,为世上所罕见。岁月流转,这座曾经辉煌了600年的古城,早已在岁月流转中成为废墟,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供人景仰。岁月斑驳了吴哥的庙宇宫墙,吴哥的微笑却依然平静如初。那潮湿的青石板路、幽深的长廊、长满青苔的窗,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者,它架起了一座通向古代的桥梁,通过它我们可以探寻神秘、感悟历史、触摸永恒,也许这就是废墟的魅力。



西南大学记忆

2013年第4期(总第21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李明 靳玉乐
李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编：吴江

执行主编：张晓华

编委：郭兰 杨程程 刘润

编辑：蔡安庆

美编：刘润

校训：



目

刊首语..... 张晓华

名师风采

4 著名螨类学专家李隆术教授 杨程程

档案拾遗

8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各类实习活动 张晓华

校史校情

14 中国柑橘学的奠基者和躬行者

——记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首任所长曾勉

..... 叶荫民 章瑾

19 孙培良是被梁实秋“辞退”的吗 刘重来

22 回忆我的父亲

——封昌远教授二三事 封期一 封期平

25 立德 立志 立功

——封昌远百岁寿诞献词 曾治中

27 江家骏：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蔡安庆

31 1978级茶叶专业毕业30周年纪念 王守生

36 “文化大革命”前西南农学院的研究生教育 ... 毛知耘

39 小小校章寄深情 古治芳

40 1949年重庆北碚解放记实 李南浦

录

43 关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的回忆
..... 朱传秀 王柏庐

校友天地

46 扎根农村的园艺专家
——记校友蓝家璧 郭 兰

影像记忆

50 西南师范学院首届运动会 王 娟

西大掌故

53 地下党助吴宓留在重庆 石廷荣
54 梁漱溟巧登启事办教育 朱渝生 陈永年

他山之石

55 乌头山统一展望台 潘毅文

封面人物 李隆木

封二 曾勉所长(左三)与缙云山农场领导在歌马分场合影(1960年冬)

封三 硕果丰盈——苏葆桢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250107
13436041609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0107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著名螨类学专家李隆术教授

□文/杨程程

李隆术,1919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通贤乡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祖父是位中医,父亲兄弟三人,都读过私塾。在父亲8岁时,李隆术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后来二伯也死了,整个家庭就由伯父伯母照看。伯父经营土布生意,与亲戚族人搭伙,在成都西顺城街开布店。从安岳乡间购买土布,由布力肩运到成都零售,后因川军内战影响而蚀本,生意遂告结束。1931年,伯父因病去世,父亲便接手管家,开始经营酱园生意,积累家中财产。家里土地除了祖父留下的十余亩外,父亲利用生意整顿、邀会及借贷等方式,几年间相继添购土地达190余亩。1940年左右,伯母与父亲分家,李隆术家中分得90余亩土地,家庭生活一直比较宽裕。



李隆术¹

李隆术从小被父亲严加管教,连在外面玩耍跳闹都不允许。父亲常常勉励他要努力读书,光宗耀

祖;母亲也常叮嘱他要不理时事,一心读书。所以李隆术养成了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甚关心时事的性格。李隆术小学就读于本乡的福音堂小学。因为家中有亲戚在成都,他11岁时便离开家乡,被送往成都求学。1937年从成都成公中学高中部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植物病虫害学系。1941年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同时去金陵大学听课进修,1942年考入金陵大学农科研究所,遂离开四川大学,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在金大期间,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做昆虫专题研究。为了探索床虱的生物学规律,他用自己的血饲养观察了两年,获得床虱完整的生活史和习性等资料,提出防治措施,并予以推广。1944年,李隆术完成研究生论文,获金陵大学研究院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李隆术重新应聘到四川大学农学院担任讲师,1947年任副教授,并在华西大学理学院兼课。

1952年院系调整,李隆术被调到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曾任教授兼植保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科研部主任、应用昆虫及螨类研究室主任、兼任四川大学教授,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四川省植保学会理事长、国际系统和应用蝉螨学会执行委员、国际农业研究澳大利亚中心和世界谷物科协专家、中国储粮害虫防治应用技术研究服务中心顾问、《昆虫学报》编委、美国《蜂学评论》编委、英国《系统及应用蝉螨学报》编委等职。

李隆术主要从事储粮昆虫和螨类区系、粮堆生态系统、柑桔螨类及其防治、马铃薯块茎蛾、柑桔花蕾蛆和水稻螟虫等方面的研究,在农螨和仓库害虫方面造诣精深,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多次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学术顾问、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以及学

¹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712-111。

科组主持人等身份,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访问考察,和 10 多个国家的同行建立了交换资料、接待来访、合作研究和培养博士生等学术联系。李隆术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参加 2 项,主持国家教委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 3 项,主持农业部和商业部“七·五”规划项目各 1 项,参加 1 项,主持四川省科委重点项目 2 项,主持四川省农业厅重点项目 1 项。在国内外单独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主编出版了《农螨生态论文集》等论文专集 5 本,先后单独或合作编写出版《仓库害虫及其防治》《中国植保科学》《柑橘螨类》《农产品储运保护学》等 9 部专著。获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 12 项,其中 8 项为主持人。曾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农业部优秀教师”“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教育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并曾获得国家教委授予的金马奖和四川政府授予的青铜马奖。

对仓库害虫进行深入研究

李隆术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就从事仓库害虫研究。当时,他看到有的粮仓因虫霉为害,整仓粮食成为废品,很感痛心,决心进行仓库害虫防治研究。他跑遍了成都和附近县乡的储粮仓库、水碾、面粉厂和中药材仓库等,调查害虫发生的情况,并在实验室进行主要仓库害虫生物学和防治研究,参加防治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储粮工作,举办了多期仓库害虫防治人员培训班,他应邀为学员讲课并带实习,在培训人才、帮助建立基层粮仓管理技术体系中作出了贡献。他还长期为各地储粮部门做技术咨询工作,深受储粮部门的欢迎。

李隆术一直重视仓库害虫区系调查。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调运频繁,仓库害虫发生规律和分布范围变化很大。他多次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开展这一工作,并应邀担任全国仓库害虫和检疫性昆虫普查的顾问,以后又担任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区仓库害虫普查的顾问。他不辞辛劳指导制定调查计划,为调查人员讲课,解决调查中的疑难问题以及主持或参加调查、总结、鉴定等。在前人

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基本弄清了中国仓库害虫和检疫性昆虫的概况,为储粮和植物检疫部门提供了科学资料。

李隆术在仓库和实验室对玉米象(*Sitophilus zeamais* Linnaeus)、谷蠹(*Rhizopertha dominica* Fab.)等 10 余种仓库害虫的生物生态学进行研究,积累了主要仓库害虫的生物和生态学资料,为创立中国的仓库害虫生态学打下基础。李隆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国内首次提出粮堆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是粮堆生态系统的奠基人。他认为:粮堆是一个由多种生物和非生物有机组合、相互联系、具有一定功能的封闭型生态系统,必须全面研究系统内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联系,包括粮堆内生物群落(虫、螨、霉等)的一般结构、数量特征和分类;它们与其他因子的相互关;系统的物质转换和能量流动规律等。通过综合分析,协调管理,才能控制粮堆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制定储粮保护措施的理論依据。李隆术多次在全国储粮学术讨论会作专题报告,阐述粮堆生态系统的观点、原理、研究方法及应用,引起了储粮部门的重视。湖南、辽宁、江苏、四川等省粮食部门运用这一观点和方法进行实地研究,在解决粮面结雾、建立粮仓管理的专家系统、预测粮堆质变、控制虫霉发展以及仓型设计等方面起到指导作用。1985 年,西南农学院与商业部成都储粮科研所的科技人员合作,建立仓虫生态研究室,在李隆术指导下,进一步研究仓库害虫种群生态和测报。通过一系列计算机模拟试验,组建了各种关系的数学模型,在实仓进行测报验证并取得丰硕成果。

李隆术还在仓库螨类气调生物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从 1990 年起,他带领研究生开展仓库害虫气调生物学与控制仓库害虫对气调抗性的研究,对玉米象、谷蠹、杂拟谷盗和腐食酪螨与气调的关系等做了系统研究。经过多代筛选,在国内首次发现仓库害虫对低氧的抗性呈增加趋势。经过诱导腐食酪螨 26 代以上,发现腐食酪螨对气调的抗性水平明显提高,随着诱导代数增加,抗性又逐渐减慢。在非气调环境下,抗性可能丧失 50% 左右。用植物性农药(薰衣草油)防治腐食酪螨受气调和温度的影响。在一定温度下,高二氧化碳和低氧能促进植物性农药



李隆术²

的防治效果。这些研究结果在保护储粮中起了很大作用。

为农业螨类生态研究开拓新路

李隆术对水稻、柑橘、蔬菜、茶叶、食品、储粮等螨类进行了研究,对螨类区系、种群变动、经济阈值和综合治理等作了大量工作。他首次将生态位理论用于生物防治,提出多因子动态经济阈值和害螨综防决策支持系统软件等创新成果,为测报和治理螨类奠定基础。他还研究储粮和食品螨类区系以及巨须螨、甲螨和水螨等类群的分类,鉴定发表2新亚科、5新属、52新种、45个中国新纪录,填补了我国农业螨类分类研究的空白。

1960年,李隆术主持了“全国柑橘螨类发生规律和防治研究”课题,对柑橘全爪螨和柑橘始叶螨的种群生态学和防治进行研究。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此课题被迫中断。1980年,该课题得到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李隆术带领教师和研究生从桔园生态系统出发,在四川33个县和校内实验室对柑橘螨类和昆虫及其天敌的区系、种群变动、经济阈值、综合防治等做了大量研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组建了各种数学模型,为测报和防治奠定了基础。这项技术在四川100余万亩柑橘园推广,取得经济效益1

亿元以上。

李隆术开辟了柑橘昆虫和螨类群落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从1985年起,他指导研究生在大面积柑橘产区定点调查,初步弄清了四川柑橘园昆虫和螨类群落的组成及食物网结构;群落的发展、演替规律以及主要昆虫、螨类与天敌系统的相互关系,为桔园害虫和螨类的综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用相互平均法,将桔园昆虫和螨类群落划分为树冠外上层和内下层两个亚群落,其物种组成、数量与环境、树势等密切相关;用最优分割法分析群落的时间格局,把一年分为4个时期,各期环境变化和群落结构有不同的特征和演替规律,提出不同阶段的防治策略。还对14种吸汁性害虫和螨类的时间、空间、营养生态位进行了研究,把三维生态位重叠值与聚类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竞争群的概念及划分竞争群的方法,为探讨多物种群落对资源的利用和种间竞争关系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李隆术综合研究了柑橘叶螨的空间、时间、数量动态。他考虑到螨类个体微小、计数困难的特点,曾进行螨类密度估计和抽样策略研究。应用Monte Carlo模拟技术,通过1980-1984年在四川大面积柑橘产区调查和室内一系列试验以及计算机模拟,对日本、美国的生态学者提出的序贯抽样理论模型进行评价,提出了在种群密度估计中当总体呈负二项分布时,运用零频率法的理论抽样数公式和二阶抽样中引入Taylor参数后的理论抽样数公式,在国内首次为基层植保工作者设计了用于指导实际防治的抽样调查表、最佳抽样法和螨类密度的简易估计。这一技术的利用,使实际调查节省了1/3的人力。

李隆术还结合治螨探索出水稻褐鞘病防治的新途径。水稻褐鞘病是70-80年代威胁中国南方稻区水稻生产的一个严峻问题。李隆术自1982年起,带领课题组与四川省农业厅植保站合作,对该病发生及传播途径做了详细研究,发现四川该病的病源是稻叶褐腐败病菌,在国内外首次证明稻叶上活动的一种螨类——鼯鼠跗线螨中国新记录种是携带和传播该病菌的主要种类,与其他地区报道的种完全不同。李隆术等根据这一研究,用杀菌剂和杀螨剂适时

²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712-111。

配合施用的方法,在四川万县、绵竹、温江、北碚等地大面积稻田中推广,收到明显的防治效果。

根深育叶茂

李隆术任教 50 余年,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担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昆虫分类学”“昆虫生理学”“昆虫生态学”“农业昆虫学”“仓库昆虫学”“害虫防治学”等课程的讲授。培养出大批植物保护专业的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50 余人,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梯队。

1952 年,李隆术被调到西南农学院,创建了植物保护专业,出任首任植保系主任。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他团结同事,亲自动手,参与设计新建教学楼,装备实验室,购置图书资料等。以后,他又兼任校科研部主任、校科协主席。他在讲授昆虫生态学等 6 门课程的同时还从事储藏物害虫生态和农业螨类等方面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西南农学院是重灾区,教室门窗无一完好,试验设备损失殆尽,教学科研被迫中断。恢复招生后,学校师资缺乏,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师。作为植物保护系主任的李隆术决心从培养研究生抓起,在有生之年,带出一支队伍,为祖国输送一批英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我国植保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1978 年,李隆术招收了他的第一批研究生,最大的 39 岁,最小的也有 31 岁。十年浩劫使他们耽误了十来年。报到的第二天,李隆术就领着弟子们到图书馆,介绍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潮流和植保科学发展的动态。随后又带他们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出自己最珍贵的资料,详细讲述自己正在进行、准备进行的课题的内容、研究路线及研究方法。他希望尽快把弟子们引到世界科技的前沿,希望他们能担起承上启下的重任,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闯新路、辟蹊径。李隆术同指导小组的王辅副教授、朱文炳副教授一起,取长补短,因材施教,全面分析了每一个研究生的长处和不足,指导他们各自选择一个

研究方向。每一个研究生沿着各自选定的研究方向艰难地开拓着。李隆术也暂时放下从事研究多年、早已驾轻就熟的研究方向,悉心指导研究生,和他们一起开拓。只要学生有事上门,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答疑解惑。几位研究生也没有辜负李隆术的期望与教诲,拿出了优秀的毕业论文,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

李隆术从 1978 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继而又招收博士研究生。他培养的学生数量多,质量高,逐渐形成了一支思想活跃、勇于开拓的年轻梯队。他认为一个好的学术梯队,应由高素质多层次的教职员合理配置,在人才结构上既利于团结协作,又利于个人独创进取;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梯队成员分工合作,分别落实指导研究生的任务;在学术上支持梯队成员和研究生的新设想、新创见,使梯队形成一种勇于探索、求实创新、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在学生眼里,李隆术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他对学生要求严格,鼓励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事业为重,要有信心和毅力,谦逊为人,坚持不懈地刻苦攻关。他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课题。他一生视名利如草芥,学生写学术论文和专著时把他的名字署在第一,他看到后总是提笔删去,或勾划到后面,或放在题注中,(下转第 38 页)



李隆术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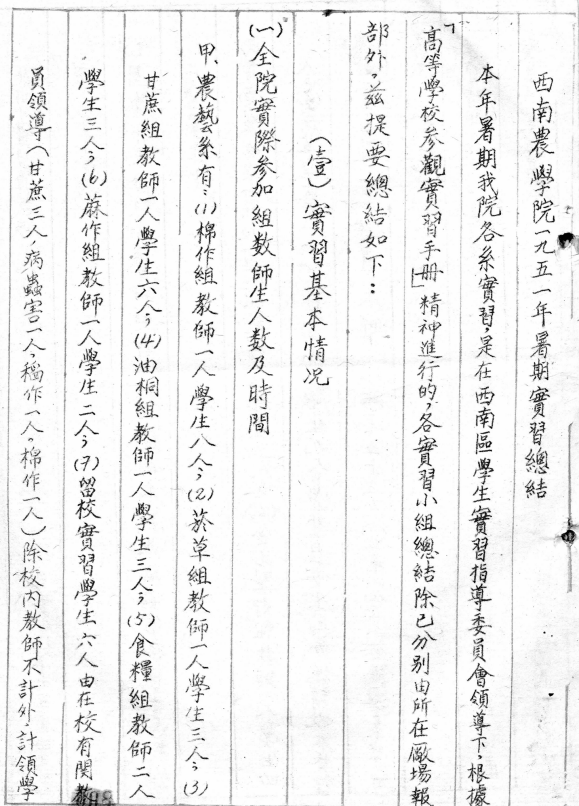
³ 图片来源: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386528/1386528/0/267f9e2f07082838e3faf574b999a9014d08f1df.html#albumindex=0&picindex=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各类实习活动

□文/张晓华

编者按：建国初期，由于缺乏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1952年下半年以后，全国各类院校都先后开始了学习苏联的活动。农业院校就是按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导书进行教学改革的，其中开展各类实习活动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西南农学院成立后，把开展各类实习活动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在一、二年级中开展教学实习，三年级中开展教学生产实习，四年级中开展生产实习，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1951年暑假，西南农学院组织农艺系、园艺系和农产制造系学生53人，分成棉作、烟草、甘蔗、油桐、粮食、麻作、柑桔及蔬菜、油脂、食品制贮、皮革等10个组，由11位教师带领，于7月下旬出发，进行了为期30至50天的实习。在实习中，师生热情很高。甘蔗组师生去内江200多公里路程，来回都是步行。



西南农学院 1951 年暑期实习总结¹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3-XZ-13,第8页。

1952年院系调整中,四川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3校农业经济系调入西南农学院,3校3系四年级学生于1952年10月起直接由原校分散去北京郊区南苑农场、和义农场,河北省芦台农场,天津市汉沽农场,黑龙江省通北农场、永安农场、宝泉岭农场以及河北省大名县和山西省长治县、平顺县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由农业部统一领导的为期7个月的生产实习,实习后就地毕业分配。

二秋阶段实习小结

国营芦台农场实习小组

西南农学院和西北农学院两校农经系的二部份实习师生,于十月份先后到达国营芦台农场。当即会同场方负责同志共同组织实习指导委员会,进行实习的辅导工作。当时同学的思想情况,一般的都存在着一种学一套的理想,把到国营农场实习理想化了,要求样样都能学到。一部份同学则认为:在农场实习就等于参加工作,实习期满后就地分配,因此对实习持一种消极态度。为了端正同学的实习态度,教师曾作了关于这一次农经系师生实习的基本精神每目的传达报告,经过同学们的互相讨论,以后大家对实习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认识到工作中学习的意义与这次生产实习的重要性。十月十七日全体实习人员都正式分配到实习的工作岗位,开始从工作中实习。

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即参加农场的三秋工作,至十二月七日止,此项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我们为了总结三秋阶段的实习工作,以打下下一阶段实习工作的基础,特地召开了一次实习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邀请各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总结这一阶段工作中的优缺点,以后由各实习小组举行小结会,将结果向大会报告,经过讨论,最后作出总结。总的说来,通过这一阶段的实习,师生都感到有很多的收获,不过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有待于我们去克服。现将我们这一阶段中的工作情况、一般收获、存在问题及解决意见叙述如后

国营芦台农场实习小组三秋阶段实习小结²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3-XZ-13,第42页。

1953年,学院成立了生产实习委员会,配备了专管实习的干部,决定把一年级的教学实习和三年级的教学生产实习作为试办的重点。各系一年级的教学实习在北碚缙云山及学院内以植物学为主要实习内容。各系二年级的教学实习,原则上在学院农场及附近有关单位进行,实习内容有土壤学、普通昆虫学、普通植物病理学、栽桑学。对三年级的教学生产实习则要求能为下年生产实习摸索经验创造条件,但不作过高要求。农学系三年级去四川省简阳县以棉花、烟草、甘蔗为内容,植物保护系三年级去简阳以棉花、烟草及果树病虫害为内容,蚕桑系三年级去北碚蚕种场以养蚕、制种为内容,分别进行教学生产实习。蚕桑系四年级的生产实习,以养蚕、制丝为内容,在合川、南充、重庆等地进行。植物保护系四年级的生产实习,以螟虫、小麦吸浆虫、柑桔病虫害为内容,在北碚、南部、遂宁、江津等地进行。

西南农林学院一九五三年生产实习计划表

学校名称: 西南农林学院		蚕桑系	專業	三 年級
批准實習	地點 北碚蚕種場	擬往實習	日期 自 1953年8月15日	教師 三人
	地點 北碚上堤		日期 至 1953年10月10日	學生 十八人
實習領導人及職務: 教授: 李華農, 講師: 王技屏, 李華農				
實習內容: 秋蚕之浸酸, 飼育, 製種及種場計劃等分別要點如下:				
1. 浸酸方面: 浸酸冷酸蚕種達到活酸之日數, 用浸酸之最好效果, 並作驗大批浸酸中工作之重要。				
2. 飼育方面: 學習蘇聯的先進方法——疏座, 芽飼, 多回, 高溫飼育等。				
3. 製種方面: 調查平家之同時登蛾, 了解蛾期之生命率及出蛾之百分率, 並調查蚕之各種數量性質及一處之產卵數及蛾之壽命。				
4. 種場的計劃: 了解種場組織情況及整個生產計劃, 調查生產品一單位之直接消耗物質及間接消耗物質及勞力之成果等。				
已具有的主要理論知識:				
除已讀過的基本課程外, 在專業課程已讀過, 栽桑學, 養蚕學, 蚕種學, 家蚕病理, 桑樹病虫害等。				
過去進行實習的情況:				
曾在院內考加過養蚕實習, 但沒有考加過製種實習, 因為1952年考加養蚕實習時, 學生多數考加政治大運動, 所以未得到製種的整個作驗。				

1953年生产实习计划表³

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02-1953-XZ-13, 第56页。

教育部全國農業經濟系師生 實習委員會 國營永安機械農場 實習隊十一月份實習工作總結

國營永安農場實習隊11月份實習工作小結

教育部全國農業經濟系
師生實習委員會

一、基本情況。

我們實習教師五人、同學五人於十月廿二日及廿八日先後抵場，由中場長及各科黨委委員將場的情況作簡單介紹。十一月一日正式開始實習工作。由農場長（宋廣香）農場黨委書記（馮士倫）工會主任（劉殿模）及教師代表（賈健）同學代表（劉長玉）五人組成此次實習指導委員會領導實習工作。全體師生分別到修理科（二人）作機科（四人）及會計科（四人）作農場的臨時職員。一、領導具體工作在實習開始時由於各隊員對機械農場了解不熟，對場的情況不詳，對實習要求不詳，不明確，因此在思想上產生些混亂情緒，不知如何學習，從何學起。經過大多數的摸索對工作情況有了初步瞭解，對實習方法取得一些經驗。隨後就漸趨安定。每到月中時，每人均根據實習要求結合各階段具體工作訂出個人實習計劃，自此實習工作已比較轉入正軌。

在實習過程中除從事具體工作外，並均利用一定時間閱讀與工作有關的刊物雜誌。根據具體工作在書籍雜誌中尋找理論解答。對實習知識提高使實習興趣的培養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月廿日農場開辦冬訓學習，全體同志均參加了拖拉機及農具等課程旁聽。在短短的十天中對機械方面已增加一些常識。為明年春耕使進行田間作業及農具農具管理實習打下個基礎。

農場同志均願意毫無保留的將全部工作經驗介紹給我們。

國營永安機械農場實習隊12月份工作小結⁴

⁴ 西南大學檔案館館藏檔案, 02-1953-XZ-13, 第35頁。

1953年1月,土壤农化系教授侯光炯及该系三、四年级学生共40人,参加了云南省垦殖局领导的云南橡胶宜林地的勘测工作,对云南南部地区土壤和植被进行了3个多月的调查,选出了橡胶宜林地并进行了林场和苗圃的设计。这一工作,为实现橡胶种植的北移做出了贡献,为我国在云南发展橡胶林奠定了基础。

(20)

1. 橡胶树忌不可整地。整地可行于恢复力较为薄弱之果树。故在橡胶树后不再前菜,地多损失活力。前菜前菜力古强,剪之可消通头短成之活力,故只限于肥料控制之控制。
2. 华方化位险。水福田与化化苗圃或本田,均必失败。曾有一田,四周皆山,高与几米,但因土质不佳之故,苗皆枯萎。
3. 浮土培土必以座心法教出林也。宋天在華布劫之致+果改均遭香决。
4. 拉橡胶树宜有平地之地,必在林木蔽!! 宜有平地之地,为生长之地与土壤植物也。
5. 优良土质,必在4-6 pH, 忌在(植物必以排小体化在土台方只者拉树性土质也)

1953年4月4日 晴

自普洱起即有赤地蕉出现。

今以此表述快回空自昂。

因陈部中反映不懂土质,请加探查,以俟川大之小派员之来后,乃自勉教为征学海进会告,公信又未至,仍仍此土壤入天说二小时。

寄信一行。

下午为土肥组讲土质标准及途中观察项目。

森林土——腐化层,均一红色之硬层土

平地土——优良褐色,优良红壤。

保水——雨水,地下水,灌溉水

保肥——落叶肥,动物肥,肥料。

调查报告记载——1. 土壤与周围环境——气候,地形,地质,植物。
(注重解决问题切忌自说) 2. 土壤特性——名称,地质,利用,林况

侯光炯写的车里区调查日记⁵

⁵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HGJ-3.0101。

中国柑橘学的奠基者和躬行者

——记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首任所长曾勉

□文/叶荫民¹ 章瑾

艰辛而坚毅的人生

曾勉,字勉之,浙江瑞安人,1901年5月23日出生于瑞安飞云江畔一个有近二十户农家的小村庄——下湾。曾勉兄弟三人,他居第三。在他出生数月后,父亲病逝,家道中落。由于家庭生活艰难,长兄便过继曾姓世家,兄弟二人依靠母亲勤俭持家和亲友接济度日。曾勉自幼遵守家训“克勤克俭,唯耕唯读”,热爱劳动,刻苦读书,成绩优异,深得师长赞赏,同学钦羨。

1925年,曾勉毕业于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园艺系,毕业后当了两年中学教师,1927年回母校中央大学园艺系任助教。1928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大学、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学和阿里斯(Alis)农业部农业研究所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获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教授,讲授普通园艺学、苗圃学、果树园艺学、果树分类学、果树生理学、观赏树木学、蔬菜园艺学等课程。他工作认真、踏实,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师生欢迎。

曾勉37岁时,妻子因病去世;39岁时,恶性疟疾又夺去了他唯一的爱女年幼的生命。噩耗频传,他悲痛至极。那时他已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由于战乱交通不畅,加之教务在身,两次均未能回乡料理丧事。他的两个儿子寄养在亲友和同乡同事家,极少与父母一起生活。妻子亡故后,有亲友同事劝他另组家庭,但他终生未续弦,将一生精力倾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上。

曾勉乐于助人,富有正义感。抗战初期,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有学生提出“出川抗敌”,曾勉出席欢送会并讲话鼓励。1948年,一位中央大学进步学生(地下党员)从事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拘留,曾勉与另一位教授出面将其保释。他平时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其工资收入大部分用于购买图书和资料报刊。他碰到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和职工,也乐于伸手资助。从法国回国在中央大学任职不久,他鼓励留校任教的几位年轻教师出国留学,并用自己的薪金资助他们。几十年后,这几位已是知名教授的同行对他的关怀仍铭记在心。

1935年至1951年间,曾勉分别创办并主编了《园艺》《中国园艺专刊》(英文版)和《园艺新报》等期刊,还任《中国果树志》总编辑委员会顾问。1953年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1960年起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曾勉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园艺植物调查整理和分类研究,特别是对柑橘分类的研究造诣尤深,对柑橘分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发展中国果树生产、建立商品基地、创建全国柑橘科研机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1988年1月1日,曾勉病逝于重庆,享年87岁。

深入实际,调查整理中国园艺植物资源

中国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历史上关于植物的著作也多,但大都限于“本草记述”,没有全面系统地加

¹ 叶荫民(1929—2012),原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柑桔研究所所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柑桔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2012年1月14日逝世,享年83岁。

以调查整理。1934年留学归来,曾勉就立即深入农村,调查整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到野外调查采集,面临着重重困难,诸如经费问题,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等等。曾勉主要利用寒暑假进行野外调查采集,大部分调查是自己出资。一次曾勉到合川调查时,中途遇匪,财物被劫一空,连眼镜也被抢去,当时他无力再进行远途调查,只好在附近农村调查蔬菜资源。有时进行野外采集来不及赶回场镇投宿,只好借住山寺古刹。一天夜深,曾勉找到古庙叩门求宿,僧人误认为是坏人不敢开门,他只好在庙宇屋檐下过夜。曾勉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开展园林资源调查,足迹遍及苏、浙、闽、鲁、甘、滇、粤、桂、川、渝等地,先后调查过柑橘、杨梅、橄榄、猕猴桃、中国樱桃、银杏、梅、榧、苹果、梨、桃、柿、枣、葡萄、枇杷、石榴、黄皮等果树资源。此外,对十字花科蔬菜(白菜、芥菜)以及梅花、黄麻等多种观赏植物、经济作物也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区域之广,涉及种类之多,研究内容之深,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曾勉对园林植物资源的调查整理,弄清一些地区的资源状况、分类地位及品种类群,为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开发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其《福州之黄皮》一文被美国施文格(W.T.Swingle)在著作《柑橘及其近缘属植物》中引用。

曾勉在野外调查、采集时还注意到优变单株的选择。1936年他发表的《福建漳州之柚》,记载了在坪山柚中发掘的无核坪山柚,并命名为“华秀柚”,以表示对中国最早用现代植物分类方法调查广州柑橘资源的岭南大学教授郭华秀的敬意。1954年,曾勉领导了太湖洞庭山果树调查,并在1960年出版了《太湖洞庭山的果树》一书,全面介绍了太湖洞庭山果树资源,对太湖地区果树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编写地方果树志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

重视生产实践,关心生产发展

曾勉非常重视生产实际,主要体现在重视总结群众经验和关心解决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上。曾勉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农舍,与老农促膝长谈,注意总结收集农家经验。他在1951年创办的《园艺新报》上,连续撰写、发表8辑《农家经验集刊》,并广为宣

传、推广,收到良好效果。在南京、山东执教时,他经常深入农村,了解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开题研究的依据,同时指导农民解决生产上的难题。调查江苏泰兴银杏生产情况时,他发现银杏授粉不良,影响产量,便提出合理配置雄株以提高产量的办法,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他还经常到郊区果园,指导农民修剪果树。曾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乐于住在试验地和果园旁,不论是在南京东南大学校园,还是在法国留学,不论是在重庆中央大学期间,还是在峨眉山创办果树苗圃时,他都亲近自然,躬行实践。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到广东潮汕地区调查柑橘栽培,看到黄龙病对柑橘生产危害严重。当时人们对该病病原的认识还不一致,他在调查后就所见所闻,十分认真地向农业部提出书面报告,认为黄龙病是一种病毒病,并提出防治建议。

1958年,农业部组织了由曾勉任团长的多学科专家考察团,调查了黄河故道自然环境、现有栽培果树的生产表现等。考察后农业部在徐州召开了河南、安徽、山东和江苏四省农业厅厅长会议,听取考察团的汇报。经过讨论后认为,在黄河故道地区发展果树生产是可行的,从而制订了黄河故道地区发展果树的总体规划,并向国务院提交报告。经过多年的建设和综合治理,黄河故道面貌焕然一新,昔日的沙荒变成了大片果园,到1981年黄河故道果树面积已达20万公顷,产量45万吨,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水果产区。

曾勉根据多年调查研究认为,北有四省黄河故道商业果品基地,南有长江中上游可供发展柑橘商品基地。长江中上游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曾勉称之为长江“两宜线”,认为是理想的柑橘商品基地之一。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冬季很少出现零下低温,气温都在柑橘生产安全的“三五”线(即年平均气温在15℃以上,1—2月平均气温在5℃以上,极端低温不低于-5℃)内,不受台风的影响;基本上无柑橘检疫性病害(柑橘黄龙病和溃疡病)的危害;柠檬、柚、甜橙、柑、橘、金柑等都能很好生长;一江春水向东流,便于灌溉和运输。曾勉积极向农业部领导及地方农业部门汇报表达这种看法和见解,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农业部果树专家顾问组、中国园艺学会多次来此考察。2003年,《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开始实施,该规划涉及16种农产

品,柑橘是其中之一。目前,长江“两宜线”的宜昌温州蜜柑,兴山伏令夏橙,奉节脐橙,宜宾、江津锦橙等柑橘生产基地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曾勉数十年前的预见变成了现实。

对中国柑橘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中国柑橘栽培历史悠久,在长期柑橘生产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曾勉非常重视对这些文献的收集、研究和分析。1960年叶静渊主编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柑橘》就是在曾勉的指导下完成的。该书是中国最全面、最系统的古代柑橘文献汇编,被柑橘学者广为引用。但古代文献中列举的柑橘种类、品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极为普遍。曾勉认为引用和研究古代文献,首先要做“正名”工作,“名正才能言顺”。

枳是自古以来重要的药材,又称“枳壳”或“枳实”,历代文献的记载不太一致。《周礼》中记载:“橘逾淮北而为枳”,说明枳是一种耐寒的橘类。《图经本草》等记载:“枳实生河内川泽,枳壳生商州川谷”,好像是两种植物或一种植物不同地理生态型。但是《本草衍义》又说:“枳实、枳壳一物也”。曾勉根据张存惠的《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中所附两幅图证明:汝州枳壳为三小叶组成的复叶,果面多毛,是现在我们所指的枳(*Poncirus trifoliata*)无疑;而成州枳实的图叶片



曾勉所长(左三)与缙云山农场领导在歇马分场合影(1960年冬)²

为单生,应是柑橘属中的某一个种的植物,或是香橙(*Citrus junos*)或是香圆(*C. wilsonii*),具体的种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同时曾勉认为,我们现在把 *Poncirus* 中文名定为枳属是恰当的,本属为单一种称“枳”,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枸橘”,可作为本种的别名。

广东“化州橘红”是著名的药材,名曰“橘红”,常常被误认为红橘之类制成,但究竟是何种柑橘,向来不明确。1846年,王端履在《重论文斋笔录》中曾提出疑问:“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饰其皮曰红。何也?”但是古代称“柚”多数情况指的是香橙(*Citrus junos*)。为弄清“化州橘红”真正的植物学地位,1955年曾勉特往广东化州调查,终于弄清楚化州橘红既不是橘,也不是香橙,确实是柚(*C. grandis*)。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勉治学态度的严谨与认真。

曾勉认为“柑橘”两字自古以来分别使用指的是“柑”和“橘”两种植物,而联合使用则是指凡结“柑果”(Hesperidium)的各属植物,即柑橘一词是结“柑果”一类植物的总称。在现代植物分类的概念中,Citrus(柑橘),即指柑橘属植物,也可指凡是结柑果植物的总称,可见我国古人用词的科学性。当然其间用词也有些变化,开始用“橘柚”,公元前三世纪《禹贡》中记载:“厥包橘柚锡贡”;公元三世纪《博物志》中记载:“橘柚类甚多,甘、橙、枳皆是”;宋以后出现“柑橘”一词,北宋《文昌杂录》中记载:“南方柑橘虽多,然亦畏霜”;到韩彦直《橘录》干脆用“橘”统称柑橘类植物,该书所列的柑橘类果树包括现代的三属柑橘植物。曾勉指出,我国古代对“柑果”的形态描述也很科学,明朝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中记载:“先人云,橘柚通呼……类有橙、柑、圜、枳之异……实有圆扁、长锐、大小、光累之殊。大都色象深绿,凌冬不凋则一也。实皮布窍,色深于皮,皮里有膜,囊上有脉,囊中裹瓤,瓤内裹汁,以养核也。”可见言简意赅。

曾勉对中国古籍中关于柑橘分类、栽培风土、田间管理、果品贮藏加工等都有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其见解散见于他的著述,如《中国果树栽培学》《柑橘属分类概况》《柑橘名称》及有关柑橘专题研究的论述中。

² 图片选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50年(1960-2010)》一书。

对柑橘分类的研究

柑橘属植物由于原始野生类型多已泯灭,许多物种多为窄布种,在原产地以外其它地区很难发现,且容易杂交或芽条变异产生新类型,因此,给柑橘分类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从林奈(1753)以来的200多年间争论很多,分歧很大。柑橘为芸香科,柑橘亚科中果实为“柑果”的一组植物。这组植物共6属,称真正柑橘组。曾勉把这6属植物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澳大利亚系统,共3属,无经济价值,不作果树栽培;一是中国系统,供果树栽培或砧木利用,共3属,即枳属、金柑属和柑橘属。学术上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是柑橘属植物的分类。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形成了两大分类学派,一是美国施文格(W.T.Swingle)的大种学派,认为柑橘属共16种;一是日本田中长三郎的小种学派,1954年时认为柑橘属为145种,到了1966年增加到159种。两种学派承认的种数差异近10倍之多。

曾勉根据长期对芸香科植物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柑橘资源的调查和整理,于1960年在《中国果树》第2期上发表了《对柑橘分类的认识体会和整理的意见》,把旧柑橘属划分为5个属。曾勉认为,属的分类应该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现象,把有亲缘关系的各个种结合起来,明显地表现出一个自然群;同一属的植物除了形态结构上有若干共同点外,对其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共同性。据此,他建议将旧柑橘属分为5个属:大翼橙属、枸橼属、柚属、橙属和柑橘属。其中,柑橘属又分为4个亚属,即香橙亚属、柑亚属、橘亚属和金橘亚属。柑亚属包括5个种,即黄柑、瓯柑、温州蜜柑、广西沙柑和蕉柑。橘亚属,主要根据果实形态及地理分布,分为9个种,即土橘、黄橘、乳橘、汕头蜜橘、四会橘、茶枝柑、红橘、朱橘和丹橘。

曾勉关于柑橘分类的意见发表后,引起同行专家的重视。植物分类学家俞德浚在《中国果树分类学》一书中详细加以介绍,其他同行专家在有关专著中也有介绍和引用。

为了进一步科学地整理柑橘分类系统,曾勉提出以野生种为依据,研究其地理分布特点和形态演化规

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地普遍加强野生柑橘资源的调查。1961年至1965年,在他的领导下,一组科技人员深入川、鄂、桂、粤等地山区,开展野外调查和采集,首次发掘、整理了一批宽皮柑橘和檬的野生类型,为进一步研究柑橘分类奠定了基础。

创建柑桔研究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勉就极力提倡设立专门学科深入研究柑橘。他将《园艺》1936年第3期辟为柑橘专号,在《本专号之旨趣》中他写到:“柑橘,春开白花,秋结朱实,富营养而耐贮藏,色香风味,无一不美,众果匿迹,灿然独存;且栽培之早,分布之广,种类之繁,价值之高,在吾国果品中,恐无出其右者。”并谈到:“柑橘原为果树之一,只以晚近学者,对于本类之研究,极其踊跃,已另辟一专门学问,而名之曰柑橘学……分门专攻,蔚然称盛。”曾勉一直认为,柑橘是世界重要的果树之一,欧美日都设有专门的机构深入研究,故其柑橘业发展迅速。而中国是柑橘的重要原产中心,更应加倍重视,迎头赶上。为此,曾勉在《旨趣》中直抒胸臆:“中国人须研究中国之产物,庶不失吾民族之地位,斯语也,余常以自勉,并常以勉人。专号目的,亦即在此,愿吾园艺同志,其共勉之!”拳拳爱国之心,殷殷报国之志,跃然纸上。但是,在解放前,这种美好的愿望很难实现,柑橘研究只能靠个别学者分散进行。

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次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在辽宁兴城成立,随即酝酿建立柑桔研究所,并初步确定建在四川省。曾勉奉命到四川考察确定具体地址。经过在成都、龙泉山、江津、巴县等地调查,曾勉建议在重庆市寻求合适地点建所。1960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在重庆北碚成立。曾勉奉令,只身一人,从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赶赴重庆,担起重任,任柑桔研究所首任所长。

柑桔柑桔研究所成立时恰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曾勉深感责任重大,边建所边开展研究。他给家人的信中说:“期以五年,当成为国内很好的柑桔研究中心”,“每夜工作到两三点才就寝……能给党和人民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荣耀”。



曾勉所长(二排左三)60 寿辰纪念合影(1961 年 5 月)³

曾勉极为重视研究队伍的建设,除从有关科研单位调进研究人员外,在新毕业的学生中除农科学学生外,还注意调进综合性大学理科学学生,加强柑橘“三生”(生物学、生态学和生理学)研究。为了使理科学学生更快了解柑橘的特点,曾勉便安排他们到毗邻的西南农学院,旁听果树栽培学课程。曾勉还组织科研人员到农村去了解生产实际情况,总结农民生产经验。建所初期,所内试验基地尚未建设起来,曾勉便组织他们到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长期驻点,开展试验研究。

新调来研究所的人员,他都一一面谈,注意了解每个研究人员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重视他们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曾勉总是耐心听取,详为解答,或帮助查阅参考文献,使年轻科技人员很快成长,从而培养了一支较好的科研队伍。

柑桔柑橘研究所从 1960 年在重庆北碚缙云山挂牌成立之后,具体的所址尚未确定。1960 年至

1963 年仍在不断寻找所址,其间经过三次搬迁,曾勉都亲赴现场考察,最后确定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原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旧址。随后他即着手做好试验农场的规划,设置育苗基地、原始材料圃、主要柑橘种类的栽培试验区和丰产示范区。柑橘原始材料圃后来发展成为“国家果树种质重庆柑橘圃”,保存芸香科、柑橘亚科植物种质 1000 余份,使中国成为世界保存柑橘种质资源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他指导科技人员开展柑橘杂交育种和人工诱变育种,育成了一些优良的柑橘品种。目前,研究所在科技力量、试验手段、基础设施等方面已具有较大规模,所取得的这些成绩也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

建所工作告一段落后,曾勉即到华南考察,谋求在红壤丘陵地区建立试验站,以便开展多方面的柑橘科学研究工作。1962 年至 1963 年,他在广西调研考察,看到桂北一带红壤缓坡发展柑橘生产有潜力,特别是桂林以北地区当时未受黄龙病危害,发展前景可观,他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提出加强桂北柑橘生产发展和建立柑橘试验站的建议,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的支持。1965 年,广西柑桔研究所在桂林成立。曾勉提出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拟建的试验站设在广西柑桔研究所,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开展工作的意见,得到广西有关部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广西方面还拟请曾勉兼任广西柑桔研究所所长。

1965 年 4 月,为了继续调查广西野生柑橘资源和协助广西柑桔研究所建所工作,曾勉前往广西。当时交通不便,要从重庆乘船到武汉,再由武汉乘火车南下。曾勉乘船到宜昌时,提出先到宜昌调查宜昌橙等野生资源,不料在宜昌脚部跌伤住院,院方劝其返渝治病休养,他却仍坚持前往广西。在宜昌住院一个月,尚未痊愈,他便拄着拐杖到广西去,继续开展野外调查和广西建所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在广西建立试验站一事被迫中止。

(本文引自《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略有删改)

(编辑 张晓华)

³ 图片选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50 年(1960-2010)》一书。

孙培良是被梁实秋“辞退”的吗

□文/刘重来

《西南大学记忆》2013年第3期发表了杨程程写的《宝剑锋从磨砺出——记孙培良先生》。此文写得很好,较详细、准确记述了著名史学家,我校孙培良教授的一生及其学术成就。但此文中提到抗战期间孙培良在北碚的国立编译馆任副编审时,“因与编译馆的总负责人梁实秋先生不合而被辞退”一事却值得商榷。

首先,梁实秋并非“编译馆的总负责人”。1938年,梁实秋逃难到重庆后,受教育部次长张道藩之

邀,到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担任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1942年,国立编译馆由重庆迁来北碚蔡锷路,与教科用书编委会、中华教育全书编纂处合并,仍称国立编译馆,馆长是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兼任,副馆长是陈可忠,但不久陈可忠任馆长,梁实秋只是下设的社会组主任和编译委员会主任,而并非“编译馆总负责人”。

其次,孙培良“被辞退”并非与梁实秋“不合”。恰恰相反,梁实秋很看重孙培良,认为孙培良“才学很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九五五級畢業留影 55.7.16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九五五級畢業留影(前排右五为系主任孙培良,右六为吴宓教授)¹

¹ 图片选自《感恩聚珍集》(2013年增补版),第81页

高”，编译“甚见功夫”。而他“被辞退”则另有隐情。1979年7月，远在美国的梁实秋写了一篇题为《北碚旧游》的长文，详细回忆了40年前在北碚的旧友旧事。其中有两处提到孙培良，可见孙培良在梁实秋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北碚旧游》中，不仅提到了他对孙培良的评价，也提到了孙培良和馆长陈可忠的“冲突”，这大约也是孙培良“被辞退”的原因：

孙培良先生，不详其籍贯，才学很高，而好使气，译亚里士多德诗学，甚见功夫。最后一年因年终考绩时无译稿，未获加薪，乃大恚，扬言欲不利于馆长。馆长适有病，床头藏巨槌以待，卒亦无事。²

梁实秋真不愧“为华语世界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³，他只用“才学很高，而好使气”8个字就把孙培良的才气与脾气描绘得活灵活现。作为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文学大师梁实秋能评价孙培良“才学很高”，编译“甚见功夫”，已是相当难得了，须知当时孙培良只是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人。

梁实秋用“好使气”3个字来形容孙培良的性格，真是神来之笔，恰到好处。“好使气”并非贬意，古今中外凡有才气者，都有其独特之性格，且惟其有独特性格，才同时造就了他一生的不凡业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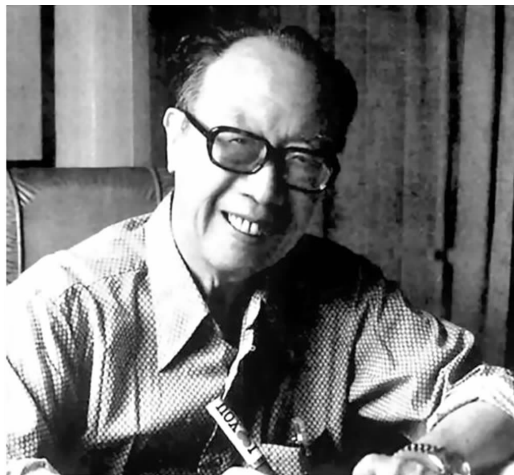
梁实秋在文中提到了孙培良与馆长陈可忠的“不合”事：孙培良因年终考绩时无译稿，陈可忠馆长未给他加薪水，“好使气”的孙培良因一时在气头上，就扬言要报复陈馆长。陈馆长恰在病中，为防不测，暗藏“巨槌”（棍棒）在床头。但孙培良只是一时气话，并未真有行动。

实际上孙培良与陈馆长的矛盾，在孙培良进馆不久就已有了。杨群章在《苦寒一树梅自香——记孙培良教授》一文中提到一件事：孙培良刚到编译馆时，就向陈馆长表示，愿任编译。而陈馆长却说“编译馆对翻译很重视，担任此项工作的人员，都是国外留学多年的专家。”言外之意，他这个既非大学毕业，更未留学国外的青年，不适合做翻译工作，只给了他一

个审查教科书的任务。但不久，因为蒋介石要看英国人韦勃夫妇写的《苏联新文化》一书，编译馆组织人翻译。由于是蒋委员长要看的书，所以在翻译人选上格外苛求：必须是留学外国多年，且必须是大学外语系的系主任才行。谁知这些专家，虽然精通英文，但中文功底却浅，译文很不理想。无奈之际，陈馆长想到了孙培良。为了考察孙培良的真本事，“在未说明用意的情况下，指定几页给他翻译。他在一天之内一气呵成译了3000多字。”陈馆长一看，不但原文理解正确，而且译文表达力强。陈馆长立即请他参加《苏联新文化》一书的翻译工作，并聘他为副编审，薪金由每月50元增加到100元。“馆内人员都说他得到了馆长的破格提拔”。⁴

也许陈可忠认为孙培良因未能加薪就扬言要“不利于”他，全然忘了当年破格提拔之恩，所以“辞退”了孙培良。可见“辞退”孙培良一事，与梁实秋毫无关系。

对于孙培良的“好使气”，梁实秋在《北碚旧游》中还记了一件趣事：梁实秋住的雅舍有副围棋，这在抗战期间也算是稀罕物了，所以喜欢下围棋的人就常常聚到雅舍对弈。其中一位叫汪绍修的人，嗜棋如命。一次汪与一人下棋，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人们纷纷避入防空洞，他二人却在室内布棋如故，不想炸弹



梁实秋⁵

² 梁实秋.北碚旧游,载《梁实秋闲适散文精品》,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344页。

³ 杨匡汉.深文隐秀的梦里家园——<雅舍文集>总序,载《雅舍札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⁴ 杨群章.苦寒一树梅自香——记孙培良教授,载《缙云山下一枝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⁵ 图片来源:http://tupian.baik.com/a4_21_16_300001304109132218163626955_jpg.html。

轰然落下,棋子在棋盘上乱跳,二人手按棋盘照样下棋,随即第二颗炸弹又落下,炸得瓦砾纷飞,对手欲逃走,谁知汪绍修一把抓住那人说:“你走?你须先要认输!”在梁实秋笔下,这汪绍修活脱脱是个要棋不要命的人。

但有一天,孙培良来雅舍玩,就与汪绍修下围棋,汪哪里知道孙培良聪明过人,技高一筹,很快就胜算在握了。这嗜棋如命的汪绍修哪肯服输,便“寻疵捣隙,不肯放松,结果反败为胜,孙大怒,斥之为无理取闹,拂袖而去”。⁶

你看,对于一般人来说,下棋只不过是闲暇娱乐,谁也不会把输赢放在心上,但对于“好使气”的孙培良来说,却认起真来,甚至弄得不欢而散。

无独有偶,杨群章在《苦寒一树梅自香——记孙培良教授》一文中,也记述了孙培良“好使气”的一个故事:1980年,北师大郭守田教授编辑《世界中世纪史论文集》一书,将孙培良写的《袄教杂记》一文收入其中。书稿送到出版社,责任编辑见孙培良的油印稿中英文、希腊文印得不清晰,便写信给孙培良,要

求将稿子重新誊清寄来,但“孙先生对其不礼貌的措词很反感,回函拒绝,生气地说该文‘不是寄给你的’”。后来还是郭守田教授请杨群章做孙先生的工作,甚至说“万一孙先生没有时间,你找人帮他把手稿抄一下吧。”情意十分恳切,孙培良才同意将该文收入文集。⁷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出版社要求作者誊清稿子是寻常事,即使措词上稍有不妥,也并不在意,但对于“好使气”的孙培良来说,使起气来,甚至拒绝将自己的文章收入文集中。

“好使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人对人对事的认真态度,正如杨群章文中所言:“孙先生身后没有等身巨著,但他的论文、专著都是反复琢磨的精品,绝不是一般外文资料的译编或中文资料的拼凑。”这“反复琢磨”和他的“好使气”是一脉相承的。它为孙培良一生既带来了突出成就,也带来了一些曲折坎坷。“性格决定命运”,在孙培良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编辑 张晓华)

⁶ 梁实秋,北碚旧游,载《梁实秋闲适散文精品》,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350页。

⁷ 杨群章,苦寒一树香自来——记孙培良教授,载《缙云山下一支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页。

回忆我的父亲

——封昌远教授二三事

□口述/封期一 整理/封期平

父亲在过完我们为他筹办的百岁寿宴后，第二天上午因“社区获得性肺炎”所引起的呼吸及多器官衰竭，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路。父亲的长寿除了有遗传因素外，还跟他一辈子为人正派、淡泊名利、乐于助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品德有关。

回顾父亲的百年人生，他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但他一生都在默默地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做着最无私的奉献。他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历史，也接受了民族记忆的传承，并将这些传承传递给我们。我仅将童年珍贵记忆中的二三事写出来，以此纪念我的父亲。

一、马歇尔与眼镜

父亲于1937年7月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学系。抗战爆发后，父亲与他的恩师董时进先生毅然放弃北京大学优厚待遇，到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政府技术室，出任技正一职。期间任过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技士兼病虫害组主任，此后曾任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农业技正兼垦务副经理、农业部粮食增产委员会技术专员、四川农改所技士兼病虫害系主任、中国农业协进会总干事、农民党秘书长等职。后因董时进先生到重庆经营井口农场并任中国农业协进会主席，父亲因是协进会总干事，也来到重庆。受红岩村大有农场场主饶国模¹之邀，父亲用他在北大任教期间节约下的所有积蓄买下了阴阳树旁那几栋房子及周边部分土地，与饶老太太一起经营大

有农场，并出任大有农场的技术顾问。红岩村是我童年最幸福的回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里充满了种种神秘……

首先从饶老太太那两只硕大而神秘的狗说起。去过红岩村的人都知道，在进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之前，有棵枝繁叶茂的大黄桷树，被称为阴阳树。这树很有名，每个红岩村的讲解员都要说阴阳树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饶老太太养的两只狗——一只叫马歇尔，一只叫眼镜。它们才是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忠实保安，但凡进出红岩村的人都要经过它们的“政审”。

开始我很怕它们，但每次妈妈带我去饶老太太家，两只狗都很有礼貌地在门边或路边，或站或坐，没有一点恶意，甚至有时还走到我们身边撒娇，在腿上蹭一下、擦一下以示亲热。有一次，妈妈正与饶老太太坐在家中说话，忽然听见马歇尔与眼镜在外面高声狂吠。我们急忙出去，看见一人狼狈逃窜。妈妈和饶老太太几乎同声说，那肯定是个特务。饶老太太拍拍两只狗，马歇尔和眼镜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我第一次听见“特务”这个词，是因为邻居家的男孩老欺负我，抢我的东西、打我，而妈妈却从来都是急忙去向那男孩的家长赔礼道歉，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将我拖回家训斥，甚至还生气地打我，叫我要么不和那小孩玩，要么在一起就不许打架，因为男孩的父亲是特务。对于“特务”这个词，我是以一个孩子的阅历来理解的。家中有本《镜花缘》，晚上妈妈哄我们睡觉，有时就拿来讲里面的故事。那里面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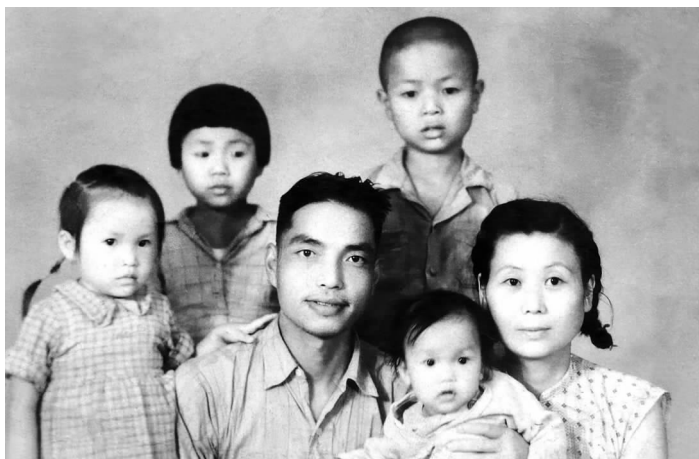
¹ 饶国模，1895年生于四川大足县农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胞妹，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1930年，买下郊外红岩嘴的土地开办农场。1939年，将红岩村的房屋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为掩护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邓颖超曾说过，没有饶国模，哪里有红岩。

君子国,君子国的人是以他们头上飘的是黑雾还是白雾来辨识好人和坏人。我对特务这个词想起的是“铁雾”。因为我见过的铁都是黑灰色,雾就像重庆冬天常见的乳白色的雾,只不过飘在坏人头上的是黑雾。所以每当大人们议论马歇尔和眼镜能识别好人和坏人时,我就想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特务们头上肯定飘着黑雾,你们看不见,马歇尔和眼镜能够看得见。那些从八路军办事处中进出的人一个个朝气蓬勃,一脸正气,肯定头上都有我们看不见的白雾,但马歇尔和眼镜能够看得见。多年以后再想起此事,觉得科学地解释应该是:

从八路军办事处进出的人多数是热血革命青年,他们信仰平等自由,心中坦荡荡,走路雄赳赳,自然能顺利地通过马歇尔和眼镜的“政审”;而特务们鬼鬼祟祟心怀不轨,马歇尔和眼镜自然狂吠不已。现在更理性的解释,是两边的人穿着打扮,信仰不同,表现的内在气质自然不同。

二、舅婆和姨妈

红岩村神秘之二,是妈妈亲热的叫着舅娘的饶老太太。妈妈让我喊她舅婆。那时我还没有正式读书,不识字,对周边事物只有直观的感性认识和简单对比。还有一个七姨经常来我家。她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说她是高材生,一是因她曾与后来称为“世界物理女王”“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一起取得当年公派留学美国资格(七姨后因生病没去成),二是没有任何背景,靠自己过硬的真本事评上了军工企业的高级技术职务——上尉军衔。她丈夫邵方铨的叔叔就是相辉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邵力子。邵方铨也是自相辉建校起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当时父亲虽然身兼川教院教师、中国农业协进社秘书长等职务,却无力供养一家六口和接待往来的诸多热血青年(他们后来都奔赴延安)。于是母亲只有求助于七姨。七姨每次来都将她省下的营养品和日常用品拿来接济我们。在我一个小男



合影(20世纪50年代摄于红岩村)²

孩的眼里七姨漂亮极了,她有时穿一身崭新的美式军装,显得英姿飒爽;有时是中式旗袍,旗袍下一双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肉色“玻璃”(尼龙)丝袜的美腿时隐时现,让我这个村里的小男孩大饱眼福。总之她在我眼里是“新”,所以每次妈妈叫我喊七姨时,我心里想应该是“新”姨。妈妈叫我喊舅婆时我就想的是“旧”婆,因为舅婆穿着中式衣服,家中摆设着老式家具,还设有香案。我们每次去,她几乎都在烧香拜佛。其实现在想来她穿的也不旧,质地也是纯棉或丝绸。她烧香拜佛和穿着的配合是为了麻痹周围的特务。

父亲参与大有农场的经营管理,一来是应付特务,二来也为八路军办事处供应蔬菜瓜果。我们的童年除了有新鲜水果蔬菜吃外,父亲还经常在百忙中抽空带我们去红岩村那条小溪抓鱼捞虾,搬开石头找螃蟹,改善一下生活。

我沉浸在这种神秘而平淡、紧张而放松的日子中,快活地享受每一天。我以为自己长大后,也可以像那些进出那幢神秘的灰色大楼的人那样,雄赳赳一脸正气地走出村子,走向未来。可是有一天舅婆来到我家,对妈妈说:“这几天可能有事,你们要出去躲一躲,避避风哟!我也要走几天。”妈妈说:“我们家拖着几个孩子到哪里去躲嘛?”舅婆走后我们只有怀着紧张的心情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只见村里突然安静了几天,并没有想象中的混乱,只是特务们不见了。村下公路上人很多,他们都行色匆匆,车也很

² 本图片由封期平老师提供。

多,车上乱糟糟的挤满了人,车流没有断过。

三、大哥

一天,一辆军用吉普风尘仆仆地开到我家门前,两个警卫员先下车,紧张地观察了一下周围后,然后打开车门,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英俊潇洒,女的英姿飒爽,腰上别着手枪,简直就是以后我在电影中看到的女游击队队长的形象(后来得知她真是从大青山游击队出来的)。关于我大哥与大嫂在陕北的故事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大哥被敌人包围,是大嫂骑着一匹枣红马手握双枪,英勇地冲入包围圈,将大哥一把抓上马。当他们策马飞奔出包围圈下马后,马立即倒地,一会就气绝而亡。他们看见那马血流如注,浑身上下散布着像筛孔一样的弹孔。

他们下车直奔我家,男的进门就大叫:“六爸,我回来了!”爸爸激动地从楼上下来,一边激动地大叫:“哎呀,期行(封期行:到延安后改名封伯景,解放重庆时随二野到重庆,任军代表),你终于回来了!你走后我们好担心,传说你牺牲了,都以为见不到你了哟!”说着两眼热泪盈眶,与他紧紧拥抱。爸爸又叫我们几个孩子喊大哥大嫂。后来从他们的谈话中才知道,男的是我大伯的大儿子,以前在读大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军警追捕,逃到我家。父亲卖掉皮袄,筹措路费送他去了陕北。(其实那时我家经常有堂哥、堂姐、表哥、表姐、表舅等青年来,但凡这些亲戚来了,爸爸就要抱着一包东西进当铺。这些人,包括饶国模舅婆,他们究竟是真亲戚,还是像后来的《红灯记》里的“表叔”,我至今搞不清。我们没问过爸爸,爸爸也没说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新奇。大哥的司机和警卫员在我眼里很威武、很神奇。大哥大嫂每次来家中与父亲叙家事时,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警卫员有一把让我觉得神秘无比的手枪。他见我好奇就取下来将枪三下五除二的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我看得目不转睛,从此养成了爱拆东西的习惯,家中的钟表、收音机都曾被我拆开了却又不能装回。大哥的司机也曾将车在村里开来开去,做出许多惊险动作,以至开车的欲望一直折磨了我几十年,所以退休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买车、开上车、玩上车。警卫员和司机还常常偷偷地开着车带我

到城里去,给我买妈妈从不让我吃的冰棍,并让我吃个够。

一天我与他们正玩得开心,大哥叫住他们吩咐了几句,他们没有带上我就开车飞快地走了。事后我才得知他们是去救我舅婆饶国模。原来饶老太太自从跟我母亲说了要出去躲一躲后,就回了乡下老家。当时恰逢土改,少数不懂政策的人将她错划为地主,并殴打她、斗争她。此消息不知怎么被我父母亲知道,他们求助于大哥,大哥派警卫员与司机,火速奔往乡下,从斗争会上救下舅婆,并送她去了北京她女儿那里(她女儿也是从延安出来的革命干部)。后来我们家也历尽波折,竟与舅婆失去了联系,只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从妈妈口中得知舅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四、抢救军粮,捐献红岩村

在刚解放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两件影响我们家几十年的事。

先说第一件事。一天大哥急匆匆地来到红岩村,找到我父亲,神色凝重地说:“西南地区粮库发生了严重虫害,控制不住,军粮告急。”父亲破例带上我,与大哥乘车直奔石马河粮库。一进大门只听见噉噉虫吃粮食的声音,很恐怖。昏暗中不断有虫子扑面而来。父亲立即对几个工人进行毒气熏蒸方法的现场培训。我只记得他不断给工人示范如何操作。在工人进库前,他又再三叮嘱:“药摆到指定地点后,立即向门口飞奔,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站住也不要回头看。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赶紧跑出库房大门,立即关闭库房大门。”结果这几个工人跑出来后,父亲见少了一人,便不顾一切地冲进即将关上的大门,将那个因好奇回头看而昏倒的工人背出来后,自己也昏倒在门口。众人立即将他们拖到通风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死亡的恐怖。幸好在众人的抢救下父亲与那位工人都慢慢醒了过来。之后父亲又去了几次,因为他说一次只能杀死已羽化的成虫,幼虫与卵还需分期分批进行熏蒸杀灭。

这期间他还参与了对西南粮食部散存于西南各地的大仓库虫害治理,并应西南粮食部邀请办了两期仓储人员培训班,每期都有百余人参加。(下转第30页)

立德 立志 立功

——封昌远百岁寿诞献词

□文/曾治中

前言:2013年1月12日,封昌远老师的子女及亲友、学校党政领导、植物保护学院党政领导及师生,在北碚徐生记大酒楼为封老庆祝了他的百岁寿诞。第二天就惊闻他驾鹤西去,悲痛之余特将我在他百岁寿诞上的献词发表,以表悼念。

贺先生百岁寿诞

缙云寒冬腊月雪,老翁勤俭度日月。桃李芬芳香天下,度尽劫波情更切。平生不逐名和利,一世无愧新中国。岁月无情催人老,享年百岁真难得。祝福先生常康健,翻开生活新一页。

封昌远先生是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知名教授,是中国民主同盟老盟员,更是我国昆虫学领域知名老专家。封老在青年时期就积极追求进步,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庆“三·三一”惨案中有他不畏生死的斗争;在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枪林弹雨中有他振臂的高呼;在北平大学的绿茵场上有他矫健飞奔的身影;在北海公园冰封的湖面上有他滑冰的英姿;在大学的教室、实验室有他埋头苦读的身影。封老毕业后正逢抗日战争

爆发,他为了支持抗战,八年间奔波于成都、重庆、西昌、湖北恩施等地,指导这些地区的农业技术改进工作。封老后来对我们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在往返这些地区时几次遭遇日本飞机轰炸,每次都是九死一生,真正领略了什么叫“赴汤蹈火”。但看到这些地方的人民生活艰难困苦,生产方式落后。为了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为了支持经济建设,他捐出了全部家产。但耿直率真的他,还是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磨难。在我与他接触的几十年中,感到他不但学贯中西,精通文理,尤其对老庄哲学颇有心得,他说人只要达到庄子“无我”的境界,自然就对那些不白之冤、不公正待遇泰然处之。先生虽历经沧桑,年过花甲,仍始终坚持回报社会,他对待人生坎坷的豁达态度,让我很是敬佩。在被逐出讲台,停止一切科研活动20年后,封老又重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先后担任重庆昆虫学会秘书长,中国昆虫学会城市专委会副主任。他还长期致力于金龟子分类,农林、园林植保等教学与科研工作,并主持多项研究课题的评审及论证工作。先生学识渊博,成效显著,他的言行举止传承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透析着“立德、立言、立功”的人文精神,彰显着关心社会、关注民生、奔走国事的爱国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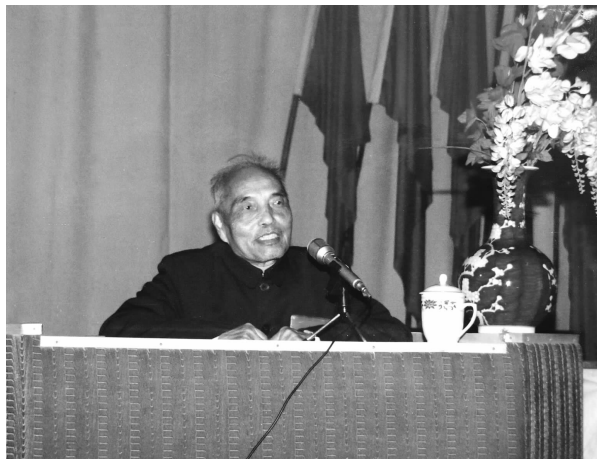


袁隆平院士回母校时看望封昌远老师(2008年)¹

¹ 本文图片由封期平老师提供。

校史校情

我与封老师的相识,其实并不是一般的老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相识,而是在西南农学院袁家坝的一幢简陋的工具房里参加劳动学习时认识的。那时西南农学院的学生,生产劳动是家常便饭,只要学院分给系里的“自留地”需要打理了,我们就有劳动课了。每次劳动时,我们就到袁家坝工具房领取劳动工具,每次都觉得



封昌远老师做学术报告(20世纪90年代)

理所当然。后来渐渐觉得负责分发工具的老人,也就是封老师不简单。首先,我们每次劳动结束大家都感到很累,将什么锄头、扁担、粪桶、箩筐往工具房一放,就回宿舍去了,也无暇顾及这些东西有无损坏。第二次劳动课又去领,这样几次之后,我们渐渐发觉每次送回去的工具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而每次再领时它们又被修好,而且很好使用。其次,在劳动时,封老师无论轻重体力活都是一把好手,担粪脚步轻快如风,插秧又快又直,什么农活他都驾轻就熟。最后,我们发现封老师是一位有丰富知识的高人。起先他很少说话,后来大家见他干活是一把好手,有不懂的就去请教他,才发现他知识渊博,各种植物动物的英文、拉丁文名都能随口说出,随手写出,古汉语、历史典故更是信手拈来穿插在摆谈中,这些使我们在枯燥的劳动中不知不觉增长了不少知识。一次在白菜地里劳动,看见有白色粉蝶在飞,只见他一伸手就抓到一只,一会就抓到好几只正在飞舞的粉蝶,真是身手敏捷,又快又准。他还笑着说:“这就是生物防治,我这样一会就消灭了几天后成百上千的菜青虫。”他这无意间说的一句话透露出了很多信息。我当时还冒了一句很无知的话:“听说这粉蝶翅膀上的灰吸到喉咙里要得喉癌。”封老师说:“不会的,这些灰只是它翅膀上的鳞片而已。”从此,在枯燥劳动中,我们有了不少乐趣,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因为当时处处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在课堂上讲专业知识,谁就是“白专”。当时还应时地拍了一部名叫《决裂》电影,以此来表明广大革命群众与

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决裂的决心。我们正以为读农业大学不过就是如此,跟当知青在农村干农活没什么区别时,生产劳动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使我们无意中增长了不少专业知识,真正明白了农业科学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也真的渐渐喜欢上了农业科学。这些在劳动课中学到的知识,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当

年我还天真地不合时宜地向系里的领导反映,告诉他有这么一个老人如何如何有知识,应该好好地用他。该领导惊讶地看着我,半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样会影响你的前途哟!”现在想来,虽然这事真的或多或少影响了我的毕业分配——前途,但相比当年那些被无限地上纲上线,被斗争、被判刑的人,我还算幸运的。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庆市园林局工作,能分在这个与专业对口的单位,一方面是我的幸运,另一方面也是当年那个领导网开一面,没有让我为自己的天真和不合时宜付出太大的代价。重庆市园林局每年都会有母校分配来的学弟们,在与他们的工作交往中经常要提到封老师。他们说在我们毕业离校后,封老师终于重新站上了讲台。由于他知识面广,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起课来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所以只要是他讲课,连阶梯教室也一座难求。

遗憾的是,我没有坐在教室里亲耳聆听过封老师的讲课;幸运的是,学生时代虽然极左思潮严重泛滥,但我要感谢劳动课让我碰到了封老师,也要感谢我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使我几十年都可以随时请教他,我们的师生情也因此维持了几十年。

今天我们隆重庆祝先生的百岁寿诞,就是要学习先生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敢于讲真话,敢于谏言献策的优良品格。学习先生在科学道路上不断进取、学术事业上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在人生道路上无私奉献和立德、立言、立功的人文精神。

(编辑 刘润)

江家骏：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文/蔡安庆



江家骏¹

人物简介：江家骏，男，1928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市（现重庆市江津区）。著名英语教育专家、翻译、业余国画爱好者。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后师从国学大师吴宓。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从内江调到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外语系任教。1992年起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6—2007年曾任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外国语学院荣誉院长。

1928年3月23日，江家骏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的书香门第家庭。由于伯父伯母没有子女，江家骏出生后便被过继给了伯父伯母。谁知在江家骏过继之后，生母也不能再生了。这样一来他便有了两位母亲与父亲。他叫伯父“爸爸”，叫伯母“母”，叫生父“满叔”，叫生母“妈咪”。江家骏是家里的冢孙，又有双重的呵护与关爱，江家骏的童年是相当美好而幸福。

江家骏三岁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背诵唐诗，十岁时就被送到江津城南安门外两里地的私立育才小学（其前身为育才书院）去住读。因母子从未分开过，在江家骏离家到学校读书的当天，养母在家怅然若失，眼中含着泪水，连午饭也不想吃。在育才小学读书期间，除了教规定的国文课本外，学校还为学生讲授

《古文观止》中的一些名篇佳作，而且要求学生在此日早晨就要背出。江家骏都很认真地背了下来，并且获益甚多。直到现在，《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他依然熟记在心。寒暑假时，祖父还要给江家骏和与他同龄的幺嬢²讲《孟子》。在学校的培养和祖父的熏陶下，江家骏从小就十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常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保持高度警惕，每每提醒青年学子一定要注意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1950年，江家骏考入重庆大学外文系。在重庆大学读书时，他还是重庆《新民报》的通讯员，写过不少有关学校生活的报道。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江家骏随重庆大学外文系调整到四川大学。赴蓉前夕，他曾翻译过一首小诗发表在《重庆日报》的副刊上。1954年毕业后，江家骏曾到内江市二中及内江高中教俄语。1957年，江家骏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外

¹ 本图片由江家骏老师提供。

² 江家骏先生家乡方言对于小姨的称呼。



在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友谊大学讲课(1987年3月)³

语系任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江家骏作为国学大师吴宓教授的助手脱产从其进修英国文学。1987年起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1987年评聘为教授。曾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外文学会顾问、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外国语学院荣誉院长等职。

江家骏长期从事高校英语教学,是一位优秀的英语教育专家,主要研究英国浪漫派诗歌、文学翻译(汉译英)、英美辞书,讲授过英美诗歌、文学翻译、莎士比亚、英国文学史、英美辞书研究等18门课程。1983年,江家骏被公派至耶鲁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1986—1987年,江家骏应邀赴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友谊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彭斯诗歌、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等课程。西南师范大学与美国圣·约翰大学及圣·本立狄克学院之间开展校院交流活动以后,江家骏长期为这两所学校来西师短期学习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1998年,七十岁的江家骏正式退休。退休之后的江家骏未曾闲下来过,他不仅是西南师范大学关工委委员,还是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他利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教学智慧指引当代青年成长成才。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他不顾刚刚病愈,毅然承担学校出版社《时间之殇》的翻译工作。每天还要上网浏览新闻,画画,写书法,他还要为青年学子们开设公益讲座。他总感觉时间不够用,

要学的东西还太多太多。每一次登台,每一次亮相,他都精心准备,用着朝圣者的灵魂去言传身教。

二

“一个人的成长,永远也离不开别人的关怀和帮助。人生不过百年,生命是很短暂的,但人间的那种无私奉献的情和爱,才是永恒和不朽的。”江家骏在解释其国画集《感恩聚珍集》名字的由来时,这样写道。

早年,江家骏在上大学时,一直借助人

民助学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其内心深存感激,时时不敢忘却以所学来回报人民。在师从吴宓先生期间,江家骏与方敬⁴、钱钟书等学术大家都有过交往,对他们的谦逊与勤奋感受甚深。对于江家骏而言,老前辈们严谨的治学精神,永远值得他学习,他们对他的教诲和无私的关怀,令他永远不忘。

韩愈在其《师说》中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江家骏身体力行,践行师者的使命,为师者之典范。在其任教期间,他以高尚的师德,严谨而生动的教学,渊博的学识,深受学生好评。

退休后,江家骏曾先后在派斯学院和西南大学育才学院任教,主讲《英美诗歌》。2006—2007年还曾任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外国语学院荣誉院长。他师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生动严谨,课堂场场爆满。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有一位叫连勇的学生,因为进入不知名的民办大学而自暴自弃,逃课、泡网吧、睡懒觉、喝酒充斥着整个大一生活。在大二的时候他无意去听了江家骏的课,这一听实实在改变了他的大学生活与人生轨迹。在连勇撰写的《我记忆中的恩师——著名学者、翻译:江家骏》中,字里行间展现江家骏对学生的厚爱:

“我坐在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教室对我而言,已经很陌生。我并没有想来学东西,好奇和看热闹是主要的心情。我没有带课本,只是傻傻地坐在那里看着黑板发呆,这个和蔼的充满着个人魅力的老人居

³ 图片选自《感恩聚珍集》(2013年增补版),第82页

⁴ 方敬(1914.4—1996.3)男,汉族,生于重庆市万州区。民盟盟员,中共党员。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教授。

然让我忘了和隔壁桌的同学闲聊或是吃零食。‘后排那个同学,你来朗读一下这首诗。’‘?’‘对,那个穿白色衣服那个。’我就这样被点到,傻傻站起来,前排的同学非常自觉而助人为乐地把课本递给我,我硬着头皮朗读完那首诗,‘非常好,非常好!发音很不错,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让我想到了一首毛主席的诗,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老人居然即兴朗诵起来那首辞,慷慨激昂,眼睛里全是赞许的神色。那样的神色很让我诧异,他夸奖的我是我吗?

第二个星期,我又鬼使神差地上了我大学以来的第二节英美文学课,依旧在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位置,老爷爷进来了(大家都叫他老爷爷)。“连勇,吃早饭了吗?”老爷爷亲切地跟我打招呼,他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我摇摇头,“年轻人要注意身体啊,明天千万别忘了吃早饭。”老爷爷上课很有趣,常常会结合教学内容在黑板上即兴画上很漂亮的粉笔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业余国画爱好者),每次都会吸引很多人来听课,他常常会说:你们比那些好学校的孩子乖多了,知道珍惜学习机会。”

据连勇回忆,江家骏除上课外,每天晚自习还要到自习室无偿指导学生。在食堂里,江家骏会端着饭盒笑盈盈地绕着桌子转一圈,看看孩子有没有好好吃饭,还叫同学们要监督“小连”同学吃早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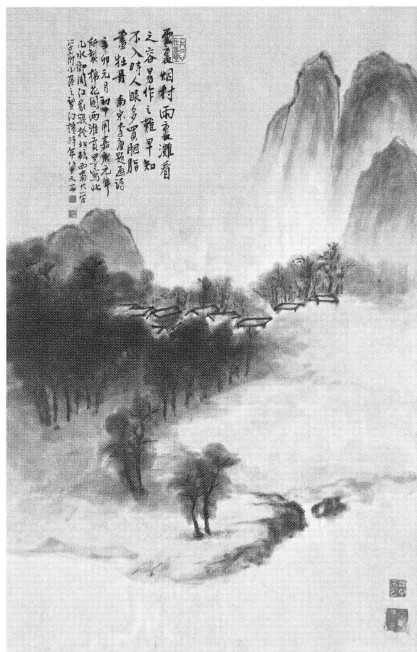
江家骏是一位国画爱好者,他的本行是英美文学,绘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喜欢画国画,在他看来画国画能使他在喧嚣中得到宁静,甚至可以净化灵魂。

关于国画,江家骏一直很感谢在江津中学读初一时,教他画国画的赖光华老师。据他回忆,赖老师是江津人,非常和蔼,个子不高,比较瘦小,讲课声音不太大。赖老师除了示范如何画画外,还要手里拿本书,给他们那些当时十二三岁的娃娃念一些画理。在赖老师的口里江家骏第一次听说了“画山水点苔,有如美人簪花”、“稀处可以跑马,密处不容插针”。当时同学们都不太喜欢他念这些难懂的东西,但江家骏却感觉十分新鲜和有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江家骏在耶鲁大学英语系作访问学者时,一次东亚语系的著名诗人黄伯飞⁵教授请他到家里吃饭,去前江家骏临时画了一幅山水作为小礼物带去送给黄伯飞教授。在递呈画作时,他笑着说:“秀才人情半张纸呵!”黄教授接过画非常高兴,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讲:“江先生,你走错了路,你真不该学英语,你该学绘画。”黄教授的这番话成为江家骏1998年退休之后特别喜欢画画的原因之一。多年之后黄伯飞先生已仙逝,但江家骏依然清晰

地记得在耶鲁时,先生专门驱车带他去康州纽海芬郊外欣赏红叶的情景。

“深心托豪素,努力爱春华”江家骏的书房中挂着复制的郑板桥的这幅名联。一面是常怀的感恩社会之心,一面是爱惜春华之情。正如他所说的:



江家骏业余画作⁶

⁵ 黄伯飞(Parker Po-fei Huang)(1914年—2007年),早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47年赴美深造,获斯坦福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曾任香港《国民日报》总编辑、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总编辑兼建国中学校长。著有诗集《风沙》《天山》《微明》《祈向》《明诚》及文集《诗国门外拾》等。他也是被美国诗坛中心——纽约诗会邀请去朗诵诗作的第一个中国人。

⁶ 图片选自《感恩聚珍集》(2013年增补版),第55页。

校史校情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亦曾有过荒唐和浪费宝贵光阴的时候，至今回忆起来，悔之晚矣！一个人在青春年少、年富力强时，尤应争分夺秒，刻苦钻研，不屈不挠，拼搏进取，而且永不自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天我已然年迈，“岂有豪情似旧时？”明知自己已似强弩之末，但我仍愿尽力紧追在年轻同志们前进的脚步之后，努力学习，与时俱进，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参考文献：

- [1] 连勇.我记忆中的恩师——著名学者、翻译：江家骏，<http://bbs.rednet.cn/thread-13970931-1-1.html>。
- [2] 江家骏.感恩聚珍集，序言。
- [3] 江家骏.感恩聚珍集，2013 第三版编后记。
- [4] 江家骏教授——尊学重教、俊逸多才立清风，<http://www.cfl.cqu.edu.cn/content.asp?id=77>。
- [5] 罗亮.生命不息、冲锋不止，<http://old.12371.gov.cn/n104420c722.aspx>。

(编辑 张晓华)

(上接第 24 页)他除了授课以外，还编写出版了十余万字的《仓库害虫》一书作为教材。那段时间父亲辛苦极了，他要在磁器口的川教院教授园艺、农学两个系的经济昆虫课，同时又要在位于白市驿的市农校任课，还要奔波于西南粮食部散布在各地的大粮仓，指导实施毒气熏蒸杀灭害虫的工作。几十年后才知道，就在他抢救公粮的日子里，政府对民盟盟员的重新登记工作也结束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竟使他晚年工资福利待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父亲在刚解放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直为革命忙碌奔波，不但从没有替自己谋任何利益，还将自己名下的红岩村的所有房产及大有农场的股份捐献给了重庆市妇联。我们离开红岩村时，只有大哥派来的那辆军用吉普车，载走了我们全家人及简单行李。我们全家就这样以无产者的姿态去迎接后来的风风雨雨。

再说第二件事。东北招聘团来招聘他没去，董时进先生赴美时约他一起走，他也没走。1958 年，在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后，父亲却被错划为右派，母亲也因此被迫辞职。全家由原来的几百元工资降为每月只有 18 元生活费，一家八口人每月就靠这仅有的 18 元生活（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划右派几乎都马上摘帽，工资只降三级，所以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多大的影响。而父亲不仅在 1958 年被几个当事人草率地补划为右派，每月还只发给他 18 元生活费）。由于离

开红岩村时除了几件换洗衣裳，没有带走一件值钱的东西，整个家庭的经济顿时陷入绝境。更大的损失是政治上，父亲由于是“补划”，失去了运动中的“治病救人”的摘帽机会，他的事业在 40 多岁年富力强之时被迫停止。在没有任何办法维持生计时，我们几个姊妹只有靠割牛草、打猪草，每斤卖五厘钱，一点一滴积攒起来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所需。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为了保住父亲的身体不垮，每顿只喝清得见底的一锅稀饭最上面的清水，而我们六个孩子舀饭顺序是，按年纪从小到大，年纪越大的孩子越后舀，碗中的粥米粒就越多，最后剩一碗几乎没有米汤的“干饭”给父亲。几年后，母亲的身体最先被拖垮，最小的妹妹也因为这段窘迫的生活而过早的离开人世。但父亲直到离世，也从没有后悔过他当初那些慷慨而纯真的爱国行为。

父亲抗战期间资助进步青年前往延安，解放后又捐赠红岩村的房产及大有农场的股份，这些慷慨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他几十年爱祖国爱人民的一贯作风，也与他的恩师董时进老先生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现在，父亲已经去世。回顾他的一生，用他挽联上的“两袖清风淡名薄利留芳名，一生正气满腹经纶育英才”来评价再贴切不过的了。

(编辑 刘润)

1978 级茶叶专业毕业 30 周年纪念

□文/王守生¹

编者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982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分别于年初与夏季同年毕业了。30年后,29位原西南农学院1978级茶叶专业的校友相聚母校,共同回味那段特殊而又弥足珍贵的青春岁月。

1978年春季,西南农学院迎来了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后的首批新生600人,此外还有1年制“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46人。同年9月,又迎来了1978级新生829人。当时西南农学院共有10个

专业,其中园艺系有3个专业,分别是茶叶、果树、蔬菜。我们茶叶专业报到的1978级新生40人,年龄最小的仅15岁,年龄最大的31岁,有11人家住农村,还有12人曾“上山下乡”。

贺 信

新生入学注意事项

(补充说明)

亲爱的78级新同学:

举世瞩目的五届人大为我们描绘出“四个现代化”的蓝图,科学大会为我们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战鼓,中华大地阴霾消散,寒冬过尽,一个灿烂的科学春天已经来到。你们沐浴春光,参加了全国统考,接受了祖国的挑选,现在已光荣的被西南农学院录取,成为祖国农业科技战线的后继者和新生力量。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地祝贺和热烈地欢迎。

我们西南农学院是一所综合性的多科大学。自1961年创办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农业战线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行政管理干部,有的已成为我国农业战线上独挡一面的栋梁。但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校园内书声沉寂,图书馆尘封蛛网,粉碎了“四化”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院党委和全院师生员工的努力,我们学院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亲爱的同学,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车轮正向二〇〇〇年飞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良种化、园林化、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待我们去深入研究,推广提高。这是导师的遗愿,领袖的号令,人民的期望,是时代赋予我们从事农业科学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职责。

亲爱的同学,今天的西农,朝气蓬勃,月挂飘香,年长可敬的校友在期待你们去携手同登农业科技领域的奇峰,慈祥的老师在期待你们快去汲取知识的营养。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珍惜这才华横溢的黄金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在崎岖陡峭的科学道路上,在新的长征中,迈开年轻的步伐,又红又专,日夜兼行吧!

此 致

敬 礼

共青团西南农学院委员会
西南农学院学生会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西南农学院

1. 学生按入学通知书规定的日期和地点凭通知书办理报到手续,报到时缴本人登记照片三张。
2. 学生入学时,必须带《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
3. 学生自带党、团组织关系,党、团组织关系须经县委、团委办理转移手续;并自带经公安、粮食部门签发的正式户口、正式粮、油关系(一律从十一月一日起转)。凡城镇入学的新生必须带付食供应关系,农村入学的新生在办理粮食关系时,必须注明全年口粮分配水平。
4. 学生带齐被褥、蚊帐、秋冬季衣服和必需的其他生活用品。
5. 入学时自带伙食费、粮票,学生人民助学金由学校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评定,评定时要由原单位或人民公社关于本人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证明由当地组织直寄我院学生科。
6. 在新生规定报到日期内,我院在重庆火车站、重庆朝天门码头、北碚汽车站设有迎新接待站。

1978级新生的贺信及入学注意事项²

¹ 王守生,男,生于1947年10月14日,汉族,四川省达县人,九三学社社员。1982年7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本科茶叶专业,后被分配到山东省临沂地区茶叶试验站。1986年4月调入西南农业大学,1997年10月晋升为高级实验师。现任教于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² 本文所有图片由作者提供。

新生入学后，男生被安排入住于五舍三楼靠近操场的四个房间，楼上是1977级茶叶专业男生。女生入住大校门进门左手边的女生院二楼。每间寝室住8人，均为上下铺。食堂位于现在第四运动场东边的羽毛球馆处。就餐时按桌次吃饭，8人一桌。第一学期由生活委员编，基本是一个寝室一桌。第二学期可以自由组合。开饭前由食堂工人摆好饭菜，每桌人员依次服务一天，负责分饭菜、洗饭盆和菜盘。后来，改用饭菜票，生活委员按月到膳食科领取饭菜票，学生凭饭菜票到食堂窗口排队打饭菜。红烧肉、回锅肉、烧白都是两角一份。干饭用长方形白铁皮盒子蒸，分成块状，二两、四两随意选择。食堂门口有时有免费清汤，可自行取用。记得曾有一学生用铁瓢搅了搅那清汤，叹了一口气“浓度太低”。由于铁皮盒子蒸出来的米饭表面会有硬的结皮儿，学生常常会将结皮的米饭刮掉，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地浪费。为了减少浪费，不久后食堂换用木头甑子蒸饭，从那时起这“甑子饭”也就沿用了下来。

提到早前的“分饭菜”，还想起了这样一些故事。当时大学生口粮定量标准是每月17公斤，早餐三两（一两稀饭、一个二两的馒头），午餐和晚餐各四两米饭。至于菜，八个人为一桌，早餐通常是两块红豆腐、一盘凉拌豆芽，午餐与晚餐为荤、素搭配的两菜一汤。那么，如何分得均匀呢？——每桌都有自备的竹刀，一盆饭用竹刀切成八份，成“米”字形。切好之后，有的桌次由执刀人右手的第一人，从这八份中任取一份，第二人从前面取后的空格两边的两份中任取一份，依此类推，最后剩下的就是持刀人的了；有的桌次由执刀人将饭盆转动起来，右手第一人随意将竹刀往饭盆一插，插到的这一份就由他自己取食。“竹刀执稳，垂直向下”是公平均匀的切法。但有的人会斜着切，表面看起来很宽大，下面却很小；有的切了一刀后，又来回划，这样会留下许多散饭，最后剩下的就多了。

1977、1978级学生把自己能够上大学，看作是党的深切关怀，是粉碎“四人帮”后改革招生制度的体现，因此政治热情高，学习目的性明确，勤奋学习。荷花池边早读，林荫道上晨练，图书馆阅览室常常爆满，教学楼自习室也人满为患，学生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我们1978级的课程共有31门，课程总学时为2800学时。课程有：《茶机基础》《茶树病虫害防治》《茶树育种学》《茶树栽培学》《茶叶审评及检验》《茶叶生物化学》《肥料学》《分析化学》《香花植物栽培》《遗传学》《植物学》《制茶学》等。《高等数学》和《英语》因材施教，按系分快慢班。有的课程如《遗传学》是以系为单位上大课。某些课程并不是完全由所列主讲教师讲的，而是由几位老师共同讲授，取长补短。例如《茶

附：名词解释

树冠复盖度——在单位土地面积内，茶树树冠所占的比率，以百分率表示。

叶面积指数——在单位土地面积上，茶树枝条上实有叶面积所占的比率，以数值表示。

选蓬——又称“清蓬”。在春夏秋采摘季节中，各轮嫩梢经多次采摘后，对于本季后萌发，秋嫩的对夹叶或透蓬的嫩梢再行抹尽选蓬，经清洗以利于下轮嫩梢的萌发。

养蓬——在采摘嫩梢时，需要留一定数量的叶片或规定茶园在一定时期内进行采摘，以利于养好茶蓬。

开园——茶树每年春季首次进行采摘的时间标志。开园应根据茶芽萌发生长情况与不同茶类采摘标准和茶叶要求开发，一般嫩梢有15—20%左右达到采摘标准，即可开园。

封园——茶树每年最后一次采摘，一般要求茶树枝梢生长停止前进行封园，时间一般在秋末。

采摘面分枝密度——树冠层摘面10—15公分处，每平方尺内的有效小枝数。

驻芽——生长中的新梢，因成熟或遇养分、水分、气候等不良环境条件时，顶芽停止生长转入休眠状态，相对夹叶的驻芽变成瘦弱的芽。

对夹叶——茶树新梢带有驻芽的1—3片叶子，生长期如遇养分、水分、气候等不良条件时，新芽长势较差，当茶芽展开1—3片叶子时，顶端就可出现驻芽，节间短，着生的叶

刻写油印本《茶树栽培学》一页



1978级茶叶专业学生移植的香樟树

树栽培学》，就是由郝世怀讲“茶树栽培简史”，四川农学院施嘉璠讲“茶树修剪”。由于教学条件十分有限，当年所用教材，基本都是人工刻写、打字的油印本。

另外，一、二年级还有《生产劳动》课。除复习考试周次外，每周有一个上午或下午安排3学时的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课上，我们借助于学校园林园艺工人，成功地从共青团花园移植了三棵香樟树，一棵移植在面向第三教学楼（现在的33教）的右手边，另两棵在行政楼前的路边。

尽管我们学习很认真，但有的科目仍有同学补考，单《植物学》一门课程就有3人补考。当时我们很少计较成绩，一般都不过问，也从来没有查看过成绩。30年后，有人去档案馆查看成绩单，才知道《生产劳动》并未记入课程成绩，而且有一个同学的名字竟然写错了。

三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众收入普遍偏低，生活也相对节俭。当时高校教师工资不与职称挂钩，西南

农学院有些教师虽工作多年，但仍拿大学本科转正时的工资，22级52.5元。不过，较现在而言，当年的物价水平显然很低。从北碚公交总站（现重百二店）到天生桥的公交车票价0.05元。男士理发，剪平头，或加洗吹，1元或1.5元。但是，就当时的经济水平来看，这样的价格也是较贵的了。为了省钱，1978级茶叶专业男生集体买了理发工具：一把推子、一把梳子、一把刮胡刀、一张围脖，学起了理发。

那时的学生着装朴素，少有人烫卷发（总支书记在系学生大会上还批评过烫卷发的行为），也无人染发，虽笑露齿，但行不露脐。学生的活动主要是班级和共青团会活动，后来才有“周末舞会”，是十几个男生未经学校允许凑办的。周末的时候学校礼堂会放电影，节假日或重要影片就给学生发电影票去看。当时看的《蹉跎岁月》等影片我们至今还记得。园艺系有时也会把黑白电视机抬到大门口，让学生看，众多的学生在这里站着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当然，那时学校是“不准谈恋爱”，若是谈恋爱，会影响毕业分配。因为毕业分配不好将两人照顾到一起。公众场合如教室、操场、食堂，不得卿卿我我、搂搂抱抱。那时既没电脑也没手机，只是递个纸条（信），或送张照片，最多的是下课多看对方几眼。如果发现哪个男生有某个女生的照片，那是天大的新闻。除了毕业像，女生绝不会单独和男生拍一男一女的合影。在带学生实习时，80后的女生笑我们那时太可怜，“男女生手都没有握过”。

在校期间，我们亲身经历了较大的两次“波动”。

一次是1979年“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毕业离校风波。按规定，“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不分配，须回原籍。一些学员不满，张贴大字报闹事。西南农学院在樟树林通往礼堂的道路左手边有一堵墙（2012年被拆除），说它是墙报栏，学习园地，或者宣传栏均可，也有人称为“民主墙”。每个系占一格，如大黑板大小。用粉笔书写，后来用毛笔书写。园艺系的墙报，皆由1978级茶叶专业的崔永康缮写。实际上，各系的版面五彩缤纷，其文文采飞扬，其图生龙活虎，引来不少过往人停步观看。面向这堵墙左边，由几步梯坎隔断，有单独的一个张贴栏，往往是学校张贴通告、公告、布告的地方。一时间，“社来社去”学员的大字报也贴到这里。他们的诉求是“社会不公平”“歧视

校史校情

‘社来社去’学员”“要求国家统一分配”。当年,部分外省区的“社来社去”学员,邀约一路上京,结果“社来社去”同样纳入分配。四川由于消息闭塞,路途遥远,没有闹起事,有的回到公社,最后公社还是安排了工作。

还有一次是1980年北碚区人大代表竞选。1980年北碚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沉寂的西南农学院霎时沸腾了。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上述那堵墙,打出了“民主选举”“自由选举”“平等选举”等口号,一

些教师和学生发表了竞选声明、竞选宣言、竞选承诺。竞选者在第三教学楼阶梯教室演讲,欢声雷动。竞选者与竞选者辩论,难分上下。中途也有人宣布退出竞选。马列教研组的王有超、园艺系1977级果树二班的刘然杰十分活跃。三轮投票后,王有超、刘然杰二人脱颖而出,成功当选。这是西南农学院第一次竞选,也是最后一次竞选。

除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次“波动”外,园艺系还有两次报告对我们启发和触动也很大。一次是定居香港的余良义老师回校介绍他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启发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满足于小天地,更不要自吹自擂。还有一次是总支王书记讲的校友毛应星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而英勇献身的事迹。毛应星不畏强暴、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

四

我们的实习分为参观实习、教学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三种,实习的内容与专业课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老师按实习进度轮流到场指导。

首先是参观实习。我们自带铺盖到位于永川的四川省茶叶研究所实习,男生集中住在该所原来新胜茶场留下的一个加工车间里。实习内容包括参观和调查茶树品种园、良种繁育园、品比试验园、丰产园、生产园等,实践初制车间、精制车间、包装车间的工艺流程。随后,到新胜茶场实习。此外,还参观了江



新胜茶场制茶车间

北华荃茶厂和重庆茶厂。在重庆茶厂先后参观了绿茶精制车间、红茶精制车间、沱茶车间、花茶车间、砖茶车间、小包装车间、审评检验室等。重庆茶厂工作人员看到我们中有的年龄较大,怀疑是华荃茶厂的人员混入参观的,为技术保密,到某些车间参观时,是停机的。小包装车间的袋泡茶包装机,只看了机器,讲了一些操作,借口没有原料了,不开机。刘勤晋老师知道后,与重庆茶厂的协调,加了原料,才开机,这机器工作一会儿,就包了一大盒袋泡茶。

其次是教学生产实习。教学生产实习是到大竹云雾茶场实习。大竹云雾茶场离学校较远,那时学校只有两辆大客车,说派不出车。这可急坏了我们。当时党委书记李兰住在西南师范学院,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十分准时。我们也顾不上了,在李兰上班时拦住她的车要求学校派车。最后学校派了两辆货车。因为学生要带被盖,如果被盖随人走,是客货混装,路上交警不放行,且要罚款,于是一辆装东西,一辆搭人。在大竹云雾茶场实习期间,我们搞了茶树扦插、根外施肥、衰老茶园改造、丰产茶园树冠结构调查、土壤养分速测,参与了红碎茶初制、红碎茶精制等车间劳动。有人说高山出好茶,高山也出好馒头。那里的馒头很白很松软,很好吃。此外,我们还参观了大竹城西公社茶场、九盘茶厂。

再次是毕业实习。毕业实习从1982年4月初至5月初,时间为一个月,也是自带被盖。我们先到重庆市南桐矿区实习,主要是栽培实习,遍及青年公社更鼓茶场、板辽茶场,南桐公社王家坝茶场、云寨茶



西南农学院 1978 级茶叶专业毕业合影

场,兴隆公社九锅箐茶场等,还参观了景星公社的新场大茶树。然后到南川大观茶厂实习,主要是红碎茶初制,几人一组跟班。这里,有先进的洛托凡揉切机(Rotorvane)、6cz-40 型锤切机、沸腾式烘干机等机械设备。期间还参观了大观附近茶场、大观纸厂等。

五

我们的毕业论文,有 6 篇入选西南农学院 1977-1978 级《茶树栽培毕业论文选辑》,还有 6 篇入选西南农学院 1977-1978 级《制茶毕业论文选辑》。1982 年西南农学院 1978 级 825 人毕业,授予学士学位 809 人。我们 1978 级茶叶专业毕业生人数 40 人,女生 7 人,男生 33 人,全体同学都获得西南农学院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

当时工作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我们参加毕业分配人数 40 名,中共党员 1 人,共青团员 31 人;现实表现“好”7 人,“较好”23 人,“一般”10 人;带薪学生 2 人,特困学生 1 人。全校毕业生先听大会报告,然后各班分组学习讨论,人人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然后进行个人鉴定、小组鉴定、班级鉴定后,公布毕业分配方案。一个月后,各系按专业宣布毕业派遣方案。参加工作后,有 2 位同学取得硕士学位。

毕业 30 年后,我们仅有五、六位同学没有跳出最初分配的工作单位。同学和老师中有 7 位已经过世。


“过去”过去了,“现在”会过去,“将来”也会过去。我们曾经在一起,不知何时才能再相会?

(编辑 张晓华)

“文化大革命”前西南农学院的研究生教育

□文/毛知耘

西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西南农学院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和副博士研究生,开始了研究生教育。

姓名	刘伟龙	性别	男	已否结婚	已婚	出生日期	1930年11月	入学日期	1953年7月	毕业日期	1955年12月	学籍类别	普通班	备注	植物保护系	指导教师	蒋书楠	照片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学校	西南农学院	专业	植物保护系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学校	西南农学院	专业	植物保护系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学校	西南农学院	专业	植物保护系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姓名	刘伟龙	年龄	24岁	现年	24岁	籍贯	四川	职业	学生	学历	高中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学校	西南农学院	专业	植物保护系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姓名	刘伟龙	年龄	24岁	现年	24岁	籍贯	四川	职业	学生	学历	高中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学校	西南农学院	专业	植物保护系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姓名	刘伟龙	年龄	24岁	现年	24岁	籍贯	四川	职业	学生	学历	高中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学校	西南农学院	专业	植物保护系	入学前在	西南农学院

刘伟龙的学籍表¹

1953年11月27日高教部颁发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指示高等学校中有条件的专业,可以考虑招收研究生。根据这个文件,西南农学院决定招收植物保护系农业昆虫专业的研究生,学制为2年,指导教师为蒋书楠。1954年1月,学院录取了1953年植物保护系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农林学院工作的考生刘伟龙。她成为西南农学院成立后所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同年8月,西南农学院在科研部下设研究生科,以加强对研究生的指导。

西南农学院不仅招收研究生,还从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拔学生留苏学习。1955年,选拔土壤农化系和农业经济系4名本科毕业生为留苏研究生,并于1956年7月选派土壤农化系教授陈兆畦去苏联进修原子能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他们是学院成立后首批向国外派出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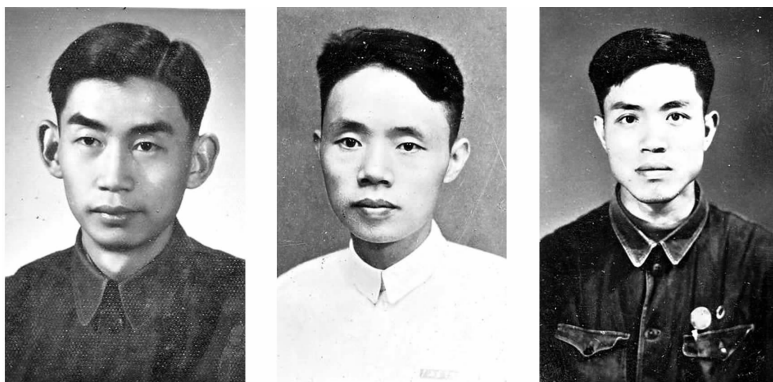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进入第四年,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

束,我国即将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1956年1月,国家提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学校里就提出“向副博士进军”的口号。1956年1月高教部制订了《高等教育十二年规划草案》,全面规划培养干部的工作。这个草案决定在普通研究生(3年学制)之外,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学制为4年,多出的1年主要用于加强科研和完成论文。报考副博士研究生的考生,要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而且年龄要在40岁以下。若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必须品学兼优并经学校推荐后才有资格参加考试。

西南农学院根据师资条件和专业设备,经报请高教部批准,决定在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土壤农化4个系的6个专业,即作物栽培学、果树栽培学、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土壤学、农业化学,每个专业计划招收副博士研究生2名,由著名教授陈让卿、王翊金、董时厚、何文俊、蒋书楠、侯光炯、陈兆畦、黄希素担任指导教师。由于考生分布在全国各省区,1956年秋分9个考场进行考试,除在西南农学院设立考场外,还委托北京农业大学和华南、四川、贵州、广西、河南等农学院及云南大学、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设立考场。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经综合评定,最后录取了3个专业的4名研究生。其中,土壤学专业录取了2名,分别是来自广西农学院的余思明和来自内蒙鸟盟农牧局的封世清,由侯光炯担任指导教师;农业化学专业录取了来自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毛炳衡,由陈兆畦、黄希素担任指导教师;作物栽培学专业录取了来自四川省农业厅的张家骥,由陈让卿、王翊金担任指导教师。

按照原苏联研究生“4+2”学制(即副博士研究生学制4年,博士研究生学制2年),招收的副博士研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42-1991-29。



1957年招收的副博士研究生毛炳衡、余思明、封世清²

研究生学制为四年。而当时欧美等国家的研究生学制多为“3+3”即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3年。但不论是“4+2”学制或“3+3”学制,如果副博士与博士联读,或者硕士与副博士联读则均为五年。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在高等院校推行后,“副博士研究生”的称谓在师生中引起了一些误会,有的人将“副博士研究生”称为“4年制研究生”。于是,有一些人向中央建议取消“副博士研究生”的称谓。1957年3月25日,高等教育部取消了“副博士研究生”的称谓,统称为研究生,并将培养年限由4年统一改为3年。同年5月17日,高等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不再举行副博士论文答辩,不再授予副博士学位。因此,1957年2月入学的西南农学院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4人均于1960年毕业。张家骥、毛炳衡留校工作,余思明分回广西农学院工作。他们都成为新岗位的技术骨干,做出了显著贡献。例如余思明长期担任广西农学院土壤教研室主任,在土壤学教学和红壤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后因脑病困扰,未能尽展其才。张家骥对作物栽培学教材的编写和棉花的生产与研究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毛炳衡长期从事土壤养分,植物营养与施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强调气候、植物、土壤和肥料间的协调,才能满足作物对养分的需求,获得高产;研究了土壤和植物系统中的氯素营养,推动了含氯化肥的科学施用和联碱工业的发展;提出了紫色土区稻麦配方施肥模式,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担任“农业化学”“作物施肥”“高级植物营养学”等课程的讲授,

培养指导研究生15名。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及部、省级重点课题10余项,获得了部、省以上科技进步奖14项,其中国家奖2项。曾获得农业部直属院校优秀教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1957年招收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之后,整风运动、大跃进、反右倾斗争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紧接着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西南农学院的研究生停招了几年,直到1960年才恢复招生。根据教育部1959年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计划,西南农学院决定1960年继续招收研究生11名。经考试及审评,最后录取了土壤专业的刘夜莺(后因故退学)和植物生理生化专业的张昌敬2人,他们于1960年2月入学,分别由侯光炯、陈兆畦担任指导教师。1963年植物生理生化专业招收了来自南京林学院的陈宗道,由陈兆畦担任指导教师;1964年土壤学专业招收了1964届土壤农化本科毕业生李登

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草案初稿)

附件: 1. 培养方案说明

2. 学习时间分配和学习进程表

3. “普通生物化学”课程学习大纲(草案初稿)

4. “微生物生物化学(植物部份)”课程学习大纲(草案初稿)

5. “农业生物化学”(植物部份)课程学习大纲(草案初稿)

西南农学院

1963年8月20日拟

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生培养方案³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42-1991-29。

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42-1991-31。

校史校情

科,由陈祥担任指导教师;1965年土壤学专业招收了1965届土壤农化本科毕业生张礼忠,由侯光炯担任指导教师。1960年后招收的研究生学制三年,取消了“副博士”称谓,且本科毕业可以直接报考。

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除了张昌敬先行分配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外,1963-1965年招收的陈宗道、李登科、张礼忠直到1968年底才毕业分配。陈宗道分配在四川资中的甘蔗制糖工业研究所,后调入西南农学院,是早期留学美国人员之一。归国后在食品化学、茶叶生化的教学与科研中做出了很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曾任西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李登科分配在蓬溪园艺场,曾任遂宁市农业局局长,是高级农艺师,为遂宁市的农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张礼忠毕业后分配在万县氮肥厂,后转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末转入西南农学院农业化学教研室,曾留学挪威,归国后任教研室主任。张礼忠基础扎实、外语较好,为我校农业化学教学与科研做了大量工作。他主译的《植物的无机

营养》一书(农业出版社,1992),至今仍是研究生高级植物营养学的主要参考书。1990年春,张礼忠因病不幸逝世,时年49岁,可谓英年早逝。

综上所述,“文化大革命”前西南农学院培养的研究生总计九人,虽然人数太少,失之过严,但毕竟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为日后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培养研究生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其独立治学、独立工作的能力;研究生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研究生必须具有本门学科国内外发展动向的信息;导师应言传身教,导师与研究生好比教练与运动员,只导不练,难于成才,只练无导可能迷失方向,多走弯路,也难于脱颖而出。总之,正如古人所言:“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这些值得今后研究生培养工作者深思。

(编辑 张晓华)

(上接第7页)或改为审阅,并多次对学生说不要挂他的名字。在生活中他待人诚挚,对人关心、体贴。学生的母亲生病,他不仅去看望,还亲自找保姆去医院护理。李隆术的模范行动深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他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李隆术教学与科研任务重,学术界兼职多,长年累月没有节假日,坚持工作常到深夜。李隆术的一生以“立志、刻苦、求实”为座右铭,勤于探索、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他高尚的品德,坦荡无私的胸怀、言传身教的作风,在后继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

参考文献:

[1]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李隆术的人事档案。李隆术《干部档案》正本,编号

03-TX0712-111,内中是李隆术先生个人在各个时期所填写的表格、履历、个人历史自述以及其它有关调查资料等文档。文中凡采自档案材料者,不再出注。

- [2]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黄可训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 植物保护卷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第278-286页。
- [3] 西南农业大学档案馆编.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西南农业大学编辑出版部排版印刷,2000,144-146。
- [4] 周新远.根深叶茂 老骥当人梯[J].高等农业教育.1985年第3期。

(编辑 张晓华)

小小校章寄深情

□文/古治芳

前不久，我将李碧若同志捐赠给母校的一枚西南师范学院建校纪念校章转交给校友办公室，请他们保管。今天，我想说说这位校友，说一点心里话。



西南师范学院建校纪念校章

李碧若是我在江津女中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1950年秋，我俩同时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我们入学时，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已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成立西南师范学院。当时由于校舍和设备的限制，保育系、音乐系、美术工艺系及体育科暂时留在九龙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原址（地址在现今的四川美术学院），其他各系师生员工及家属则在磁器口川教院原址。她读保育系，住在九龙坡西师分院；我读教育系，住在磁器口校本部。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西南师范学院和全国许多学校一样，掀起了参军参干热潮。我和李碧若都积极申请参军，我因身高不达标，第一关就被刷下来，大哭了一场，而她幸运地得到了批准。1951年元旦刚过，全校召开欢送参军同学大会，分院参军同学也来到校本部。光荣参军的同学个个戴

上大红花（我们班上也有两个女同学参军）。会后，全校同学步行，把参军的同学从磁器口送到沙坪坝。一路上，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激情澎湃，许多人声音都嘶哑了，还在高呼高唱，其激烈场面，至今不忘。李碧若参军后，分到沈阳医科大学军药专业学习，五年后毕业分配到部队，长期从事野战医院的医药工作，几十年辗转后方各地，退休前落脚于合肥武警总医院。因多次转移及水灾等原因，许多她珍藏了多年的照片、信件都丢失了，而这枚校章，却保存至今。

我和她自1951年初分别后，长期通信，却直到1981年冬，才得以在重庆去上海的轮船上短暂相聚，之后一别又是整整三十年。今年3月，我趁去南京的机会，特地去合肥看望她。整整一周，我们畅叙别情，追忆往事，怀念师友，感慨万千。当说到这枚校章时，她慢慢起身走到卧室，把它拿出来递给我，轻轻地说：“我都过80（岁）了，保存不了多久了，你把它带回去送给母校吧，或许还有点纪念意义。”

小小校章寄深情。老朋友的心意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我在西南大学校园学习、工作、生活了六十年有余，遗忘的东西太多了，要不是手捧这枚今已少见的三角形校章仔细回忆，对它真的没有多少印象了。而仅在校园里读过半年书的远方校友，却六十年如一日地珍藏着它。这枚小小的校章，让我联想到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校友，联想到日益发展的西南大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愿今天的西南大学能更好地珍惜曾经踏入校园的每一位校友，更好地把他们对母校的珍惜和关心，作为促进学校发展的一笔特殊的财富和一种无形的动力！

1949年重庆北碚解放纪实

□文/李南浦

“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这首著名的歌曲正是解放前夕国内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9年3月的一天下午,相辉学院地下党外围组织民青社负责人高宝宁找到我。他借用我《志》社挚友徐世甫的口气说:“徐二哥在重庆学联开会决定:由相辉学院与乡建院二校组成联合宣传队,叫你赶快进行准备。”我立即找到徐孝坤、杨昌文,他们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我们三人“开夜车”,用一个通宵完成了秧歌剧《骷髅舞》的编剧、配曲、刻印,同时我们三人还参加了该剧的排练和演出。李华模排练了《祭垮台内阁文》,新青社领导的艺术剧社排练了《打倒猪狗王八蛋》,而乡建院的同志则排练了新疆舞《四大家族》等节目。节目筹备完成后,重庆学联宣传队一起坐木船到重庆,为“反饥饿、反内战”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做准备。宣传队参加了重庆十多所院校营火会的演出。

4月21日,在解放军胜利渡江的同日,重庆暴发了全市性的学生运动,重庆全市因此被迫戒严三天。最后,国民党承诺对学生“既往不咎”,条件是被围在正阳学院的宣传队学生必须送回北碚后重庆才解严。可是,国民党很快就背弃了承诺。六月中旬,特务准备抓捕甘国舜、黄永宜、戴可夫、卢朝荣、罗承尚等五位同学。幸亏王文哲教授从时任高官的刘觉

民教授处偶然得到这一信息,及时地通知了这五位同学,他们才幸免于难。

5月18日,高宝宁经请示川西地下党沙磁北碚区学生运动负责人刘康以后,决定由王文哲教授出面,在王的宿舍中开会,准备迎接解放。到会同学计有:高宝宁、甘国舜、徐世甫、戴可夫、黄永宜、杨政、彭绛芬、何绍钧、胡绩珠、朱邦平、李南浦等十余人。会上正式成立了民青社的外围社,并以当天日期



1949年,重庆“四二一”学生运动导致全市戒严三天,国民党警备部以相辉学院的宣传队同学回校为解严条件之一。图为国民党警备部强送回相辉学院的宣传队同学时,部分宣传队队员返北碚时留影(车上前排围白毛巾者,是后为学校民青社负责人的李华模。)¹

¹ 图片来源:http://bbs.tiexue.net/post2_4196670_1.html。

“5.18”为社名。(后来才知道,其实高宝宁、甘国舜、彭绛芬、李南浦等人开会前已是民青社社员。)不久,又风闻国民党特务将有行动。为此,胡北淇送徐世甫提前离校转移,不料徐世甫在北碚汽车站被捕,同时王文哲教授也在夏坝家中被捕。全校人心惶惶,一夜数惊。同学们纷纷秘密离校,导致全校1949年春季期末考试未能进行。

暑假结束后,校内逐渐平静,同学们纷纷回校补课,完成未尽的学业。这一学期相辉学院的“民主墙”上已今非昔比,一片萧瑟,革命性的文艺活动表面上销声匿迹。“别说扭秧歌,汽车倒车都要被抓起来。”可是,眼前的平静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学校的反蒋斗争并未屈服于高压。新青社按照川东特委“深入隐蔽斗争、积蓄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已转向为对学校与北碚接管前的调研与准备。民青社也按指示参与到护校与争取和平解放北碚的系列工作中。这时中共地下党代表林哲元(即王烈)已住进相辉学院附近的民房中做具体指导。

民青社开会研究落实护校任务,决定立即组织护校机构并制定迎接解放方案,提出:一、保护全校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和校产不受破坏;二、宣传《约法八章》和《解放军宣言》。在研究组织名称时,定为相辉学院师生员工福利会,而实际上就是“应变委员会”。经全校大会选举,甘国舜、何绍钧为理事,李华模任保卫,李南浦任宣传,彭绛芬、罗国柱负责生活。当选的全部成员都是民青社社员。这样,民青社已经实际上控制了学校。不甘心国民党失败的学生,拼命地挣扎。他们在国民党军连续惨败的局面下,发起了声援“大巴山防线”的签名运动。当时高宝宁曾笑说:“国民党要守住四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沿防线都摆上鸡蛋,解放军怕踩烂了鸡蛋赔偿,也许不会突破防线。”同时,各种传言不断:什么某地国民党逃跑前疯狂的破坏城市、残杀进步人士,当天夏坝发现来了特务等。因此,多数人都频繁更换住处。我当时也在宿舍后山的黄桷树下,张默生系主任家、朱宝昌教授家及林圣灿同学宿舍等多处躲过。

警惕归警惕,护校工作依然紧张地进行着。民青社早已布下了一盘妙棋:李华模用他主办职工夜校的便利,将校警与工友组成了护校的武装主力,汇同甘国舜等在球场上驰名的“大汉”,成立了护校巡逻

队。地下党员徐铭增、赵光远还从溃军手中买来几支手枪发给相关同志使用。全校以师生员工宿舍为重点,分区定人,巡逻守卫,以保护大家人身安全和校产不受破坏。

由于解放战争的神速发展,不少同学的经济来源被切断。在福利会的争取下,校方出钱出米,开办了大伙食团,保证了全校人员的基本生活。师生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也更为团结。更关键的一步是,高宝宁通过王文哲教授发展了北碚区管理局指导员王文杰的组织关系,并由此联通了与卢子英局长的关系。终于,在王文哲教授的带领下,中共地下党代表王烈与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进行了午夜会谈,达成了包括在“中美合作所”政治犯越狱到北碚区内时立即武装掩护等和平解放北碚的协议。

解放的脚步声终于来临。首先是江北兵工厂方向传来几声闷雷般的爆炸声,宣告了国民党的绝望与灭亡。午夜以后杂乱的脚步声、喧哗声,由远而近,持续不断。天亮后,从黄桷镇到东阳镇,即重庆到合川的大路上,形成了一条不见首尾、拥挤慌乱的人潮。那些听信国民党宣传的、对共产党有怀疑的人,背包挑箱、拖儿带女地组成了一幅新流民图,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带枪的散兵游勇。那些人正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为此,护校巡逻队只留了途经尖咀的一条沿江大路,早早地封锁了其它通向校区宿舍的通道,同时还在校门口设立了茶水站、稀饭点,严防散兵借口找水喝而强入校区。那支杂乱的人流,不间断地持续了几天。

几天后,盲动的人潮渐退,漫漫的长夜即将破晓。可是民青社负责人、地下党员高宝宁却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不知何故已匆匆离校,只留下一张字条,说学校民青社工作由李华模负责,可去勉仁文学院与李蕙春接头。当时因是单线联系,以致造成了一些迷惘。

我与徐孝坤一同过河去了解情况。意外地听见北碚管理局广播:“解放军已经到了歇马场。”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全身一种沸腾的快感,仿佛是在宣告:终于天亮了!我们得救了!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可以公开叫同志了!随即又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想尽快地见到亲人。我与徐孝坤立即向歇马场方向迎去,路过实验中学时,还叫了该校学生会主

校史校情

席、新青社社员朱辉元,并且借了他们的一块面板,用纸糊上,写上“欢迎解放军”几个大字。这时一辆北碚管理局的吉普车,挂着“欢迎解放军”的红布横幅,超过我们,绝尘而去。我们三人正兴冲冲的哼着:“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昂首大步前进时,刚才看到的那辆吉普车忽然高速地奔了回来。车上的红布横条已没有了,还挥手向我们大叫:“快跑,散兵来了。”我们立即跳下公路边田坎,还没跑到第二坎田,便听见公路转弯处传来一片急促的马蹄声,随后便是如潮的脚步声排山倒海而至。我忙把头埋在下面田坎的油菜花里,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10多分钟以后,纵马狂奔的骑兵与蜂拥争跑的步兵终于过去,大路上又恢复了平静。我们三人重聚在一起,谈论起前几天听说的“昆明学生欢迎解放军,遭遇国民党败军扫射,伤亡了200余人”的事,后怕不已,因此又返回北碚。不久听见广播说,“解放军已到天生桥”。我去许逢熙院长家,向他要了两块大

洋买了鞭炮。在广场边,李华模已组织好一辆大卡车。我们站在车厢头前,奔驰中疾风拂面,五星红旗与校旗迎风招展,那种快感,应是平生仅有的。

卡车前进不久,我们正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进步歌曲,一拐弯,忽见公路左侧的空地上,静静地停着一辆军车,车头上四挺机枪都瞄准着我们,车上军人个个表情严肃。而右边山背后公路上,已停了一长串汽车。原野里静寂无声,空气也似乎在刹车后凝固了……我们忙下车走过去,对面也有两人下车迎面走过来。后面那人穿着绿色军服,腰配手枪,应是解放军。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穿长衫的青年,我仔细看去,不觉惊叫起来:“高宝宁!”他正是相辉学院民青社的领导人、地下党员高宝宁。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南浦你也来啦!”于是,我们的校车便转头为前导,带领解放军车队进入了北碚。路过大会堂时正好看见北碚的地方武装排了一长串,一个个的依次把枪放到地上。北碚和平解放啦,天终于亮了!

后记:北碚当时有很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例如相辉学院就有川东特委与川康特委两个系统的地下党,以及各属于他们单独领导的新青社与民青社两大外围社,他们都为北碚的和平解放与接管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当时都是单线联系,我无法详知其他组织工作的内情。本文仅仅是从民青社的角度来回忆这段历史。我坚信各个片面相加,就能得出全面的历史真相,希望大家都能来共同补正。另外,高宝宁同志早在“文革”中蒙冤去世!他是这段革命历史的创造者之一,我们永远缅怀他!

(本文转自铁血 tiexue.net, http://bbs.tiexue.net/post2_4196670_1.html,略有修改)

关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的回忆

□文/朱传秀¹ 王柏庐²

—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也是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和化学化工学院的前身。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谢循初(右)³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成立于1940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女子最高学府。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全国就没有专设的女子高等师范教育机构。为培养后方女子师资，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筹设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40年4月，以心理学专家谢循初⁴为主任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9月20日，教育部批文“准予正式成立”，并聘

谢循初为院长。1940年12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并院舍落成典礼。成立之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系科除理化系外，还有教育系、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音乐系、家政系及体育专科，共七系一科。

学校地处江津白沙镇近郊的新桥，离重庆较远，很少有敌机轰炸的骚扰，学习、生活都很正规。当时白沙镇有高等、中等学校十几所，知识分子云集，教师多，学生多，文化氛围和学术空气甚浓。在此优越环境下，学校亦经常由音乐系举办音乐会，各系举办有关专业的学术讲座，内容丰富多彩，文化生活相当丰富。尽管生活环境还很艰苦，房屋分散、茅草屋多，宿舍、食堂、课堂相隔较远，爬坡上坎，学校范围很大，但是确实优美清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学校师生在这里度过了六年艰苦岁月，也在这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拟令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迁校南京，后又决定留川。这一变动激起了师生员工的两次罢课运动。最后，教育部强令解散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成立院务整理委员会进行整理并迁校九龙坡黄桷坪(现四川美术学院内)。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全部重新登记，教职员全部另发聘书。原教职员有的未被聘，有的则应聘其他大学。

短短10年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不仅校址从江津白沙镇迁到了九龙坡黄桷坪，而且院长也几度易

¹ 朱传秀，1948年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随后留校工作，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直到1982年退休。

² 王柏庐，西南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³ 本文所有图片由作者提供。

⁴ 谢循初，安徽当涂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首任院长，著名心理学专家。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曾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私立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等职。长期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国内的心理学专家，著有《心理学史》《心理学纲要》《心理学》等，译著有《现代心理学派别》等。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第二任院长劳君展(右)与其妹劳启华(理化系教师)合影

人。首任院长为谢循初。1946年谢循初辞职后由劳君展⁵接任院长。1947年7月,劳君展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迫辞职,由张邦珍接替院长职务。1949年5月张邦珍被赶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之后,由原教务长袁炳南暂时代理院务。1949年8月教育部聘陈东原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第四任院长。1950年10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定名为西南师范学院,并于1952年搬迁到重庆北碚。具有10年历史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从此结束。

二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招收的都是女学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招生时报名人数上千人,全校仅录取了200来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不仅不收学生的学费,还解决学生的住宿和膳食问题,然而在国难时期,师

生的生活都十分困难。在十分艰难条件下,师生仍保持着强烈的爱国心,教师认真教学,学生勤奋学习。

理化系首任系主任是李景晟教授⁶,1941年为曹简禹,1946年为蒋程九。理化系的教师不多,为了解决缺少教师的困难,就从重庆大学等学校聘请了一些素质良好、水平很高、造诣很深的教师来上课,他们对搞好教学科研,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例如,谢立惠⁷就是从重庆大学借来上课的著名教授。师生员工在艰苦生活的压迫下,不少教师仍能安贫乐道、坚守岗位,尽其师责,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理化系开设的课程有英语、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光学、热学、电磁学、无线电学、理论化学、理论力学、理化教材及教法研究、无机化学等,任课教师有戴学贴、杨光熊、谢立惠、劳启华、华方雪、周兆丰和郑兰华等。理化系除了努力上好理论课之外,还重视实验,开设了实验课,以实验与理论相互印证,提高教学效果。在抗战期间,经费困难,交通不便,仪器药品购置不易,实验设备简陋异常。物理方面,仅有简单的普通物理实验,较高深的电磁学、光



理化系系主任曹简禹与四八届毕业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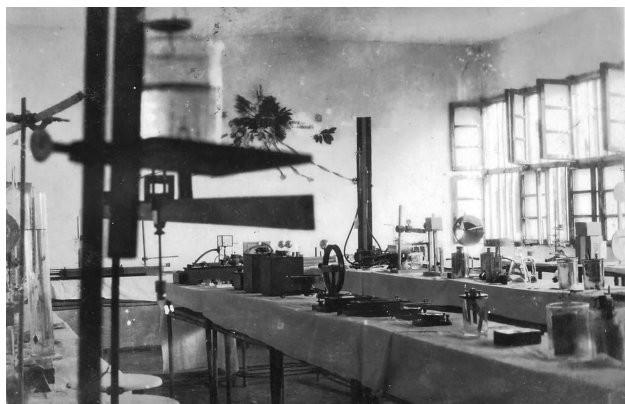
⁵ 劳君展(1900—1976年),女,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又入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学习,是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回国后,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致力于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九三学社创建人之一。

⁶ 李景晟,安徽舒城人,有机及高分子化学家、化学教育家。

⁷ 谢立惠(1907—1997年),曾用名谢柳民、谢伯坚,安徽无为,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先驱,西南师范大学的创建人,电子科技大学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任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等校教员。1937年转往重庆大学数理系任讲师,1939年任教授,1946年任物理系主任。1951年参与筹建西南师范学院,1952年出任西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1958年出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

学以及热学等专门实验,都无法开设。化学亦仅有普通化学实验与较简单的有机及分析实验。迁到九龙坡黄桷坪之后,经费较抗战时期充足,对理化教学设备进行了一些扩充,陆续添购了化学药品、力学仪器,物理学仪器,热学仪器、音学仪器、电磁学仪器、光学仪器等实验设备,实验课的开设也比较普遍,新开设了电磁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工业分析等各种实验。

理化系班上人数不多,一个班 10-20 人,由于有的同学抗战胜利后陆续回家乡,转学等,最后毕业时一个班往往只有几个人了。理化系毕业生第一届有 8 名,第二届只有 4 名。从 1940 年至 1949 年理化系毕业生共计 55 名。



1945 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物理实验室

三

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获得了新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较快地恢复了政治秩序,安定人心,同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1950 年 10 月 12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定名为西南师范学院。合并时,西南师范学院将系科进行了调整。全院设教育系、中文系、外语系、史地系(包括历史组和地理组)、数学系、理化系(包括物理组与化学组)、生物系、音乐系、美术工艺系、保育系和体育专修科。由于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师生与陈东原院长合影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没有理化系,西南师范学院理化系的教师主要来自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有谢立惠、蒋程九、尹以莹、朱传秀等。1951-1952 年西南师范学院成立前后,又引进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王季超⁸、重庆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阎其昌等优秀年轻教师,这样就形成了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最早的教师阵容。

1952 年 11 月 12 日,教育部批准将西南师范学院理化系分为物理系和化学系。2003 年 6 月成立物理学院,西南大学组建后更名为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而化学系则发展成为现在的化学化工学院。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为今天的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和化学化工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丰厚的历史积淀。

参考文献:

- [1]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组.西南师范大学校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2]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编写组.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3] 陈义华,郭祥.谢立惠传[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 [4] 王晶等.回忆父亲王季超.西南大学记忆,2012,(1),27-32。

(编辑 杨程程)

⁸ 王季超(1920-2000年),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先后在成都华英女中、重庆南开中学、西南师范学院任教。1952年西师理化系一分为二,新设物理系,王季超为主要筹建者之一,首任系主任,直至1984年卸任。

扎根农村的园艺专家

——记校友蓝家璧¹

□文/编辑整理 郭 兰

编者按：蓝家璧(1925-1984)，四川泸州人，1955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园艺系。毕业后蓝家璧被分配至河南省新乡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长期蹲点丰乐里村，从事蔬菜技术的推广和品种的改良。她曾被选为新乡市第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第三、五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等；1962年获得“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1978年被评为河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她一心为农、无私奉献的事迹曾被《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文汇报》《中国妇女》等报刊杂志专题报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扎根农村的园艺专家，校友蓝家璧……

蓝家璧，1925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幼年丧父，生活窘迫，一家人只能依靠房屋出租勉强度日。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加上姊妹众多，家境日趋贫寒，蓝家璧曾几次被迫辍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复学。1951年，蓝家璧考上了西南农学院园艺系，勤学苦读，成绩优异，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新乡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


当时，新乡市的蔬菜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保证市区居民的蔬菜供应，领导决定让蓝家璧到市重点蔬菜基地——丰乐里村蹲点。解放前，丰乐里名叫荒里，是一个既不“丰”又不“乐”的荒僻小村。1955年，虽然已经解放6年了，但丰乐里的条件仍相当艰苦。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蓝家璧二话没说，背起行李便进了村，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碾房里安了“家”，轮流到农民家里吃窝窝头、面糊糊的“派饭”。蓝家璧的到来，使丰乐里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社长刘启云喜出望外。这位外号“茄子大王”的河南省特等劳模、种菜能手，由于缺乏理论知识，正在为如何进一步提高蔬菜产量犯愁。蓝家璧的到来，正好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于是，不管大会小会，他反复对群众讲，一定要支

西南区高等学校一九五一年暑期联合招考新生报名表

组别：丙 报名编号：03029

姓名	蓝家璧	性别	女	籍贯	四川省泸州市	年龄	23	出生年月	1925年7月	婚姻状况	未婚
简 历	1. 在 泸县女子中学 学校毕业 2. 在 泸县 学校肄业 3. 在 厂 工作 4. 在 参加半年工作 5. 在 服役										
家庭成份	个人出身	家长姓名	职业	关系	住 址						
小渡摩踏车	学生	蓝家璧	母女	泸州市德善路176号							
永久通讯处	泸州市德善路176号		临时通讯处	自 6月20日起 至 8月30日止 住西南区 德善路176号							
愿考俄文或英文	中文		申请免试科目								
投 志	第一	条件志愿	园艺系	系·外	丙组						
		学校志愿	1. 西南农学院 2. 四川大学	3.	4.						
	第二	条件志愿	园艺系	系·科	丙组						
		学校志愿	1. 西南农学院 2. 四川大学	3. 川北大学	4.						
	第三	条件志愿	系·件	组							
		学校志愿	1.	2.	3.	4.					
试 结果											
试 情况											
备 注											

1. 填写各项务请清楚正确(姓名尤须注意)
 2. 毕业学校名称填写完全不可简略
 3. 填写各项如有不了解处可向招生处咨询
 4. 申请免试科目应试结果及应试情况等项不要填写
 5. 自愿自由分配者须在备注栏内注明



西南区高等学校1951年暑期联合招考新生报名表(蓝家璧)²

¹ 蓝家璧，又写成“兰家璧”或“兰家璧”。本文正文使用蓝家璧三字，是根据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而定。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1942-1991-JX12-102。

持蓝家璧的工作,听从蓝家璧的指导,要学会科学种菜。他还多次交待群众,尽量把饭做好些,准备点蓝家璧爱吃的辣椒。丰乐里群众的温暖和热情,使蓝家璧一下子爱上了这块土地,她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一、扎根农村,改良技术

刚到丰乐里村时,正值合作化高潮时期,农民迫切需要农业科学技术,蓝家璧一心一意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首先,她带领村民发展了多种形式的保护地生产,如小温室、朝阳沟、朝阳洞、阳畦等。1955年以前,新乡市保护地生产形式只有两种:一是茄果类蔬菜采用冷床育苗,露地定植;二是早春黄瓜采用催芽点播,夜晚用苇缨覆盖。用这两种形式生产的茄子、黄瓜都须芒种前后才能上市。1955年,蓝家璧提出引进投资少、增温快、保温性好的小温室,村民们一致赞同。自小温室投入使用后,丰乐里从1956年元旦开始,陆续有黄瓜、西红柿、青椒等鲜菜上市。1957年春丰乐里开始用油纸扣黄瓜,群众称“油纸垄”。由于投资小,收入大,1958年丰乐里的早春黄瓜由过去的20多亩,一跃达到45亩,很快推广到全区各菜队。1959年蓝家璧又利用“打玻璃”搞朝阳洞,因朝阳洞只投工不投资,很快推广到各菜队。为了争取早春能有较多的瓜果类蔬菜上市,蓝家璧又在丰乐里第六生产队搞阳畦栽培,供试品种是棒棒锤黄瓜,冬至后两天催芽,六天后点芽。点芽前设法提高阳畦内的温度,点芽时又用沸水灌沟,水渗下后,随即点芽,覆土,盖上玻璃,千方百计保温。幼苗长到2至3片真叶时,遇上晴天,就拔根晒土。由于防寒增温保暖,加上精耕细作,在八厘地的阳畦里,共收黄瓜520斤,价值200元,这

姓名	藍家璧	性別	女	已否結婚	未	本人成份	工人	家庭成份	地富子女
籍別	國粵	畢業時間	1951年9月	考科	農藝	入學年月	1951年9月	考科	農藝
入學年齡	23歲(生於公曆1928年9月)	籍貫	四川省	入學地點	重慶	畢業時間	1951年9月	考科	農藝
入學前在	瀘縣縣立中學校於1946年8月	畢業或肄業	期	校址	瀘縣瀘州	入學前在	大學	學校	學院
父名	李程昌	年齡	現年	歲	職業	現年	歲	職業	現年
母名	李淑璧	年齡	現年	61	歲	職業		現年	70
通信處	永久:瀘州	現任	瀘州	現任	瀘州	通信處	永久:瀘州	現任	瀘州
經歷	1935-1940小學 1940-1946瀘縣縣立中學校 1947-北京	1948.初及第分區農藝第一師,瀘縣縣立中學校 1949.第一師小學 1951年初,52入西農							

西南农学院学生学籍表(蓝家璧)³

种栽培形式很快推广到全郊区。

其次,蓝家璧指导村民改进茄果类蔬菜催芽的方法和冷床育苗的技术。茄果类蔬菜占春菜播种的三分之一,要想早上市,首先要掌握好催芽技术。到丰乐里不久,蓝家璧经常听到村民们讲,数九寒天,催芽真比妇女生孩子还难:把催芽盆放在煤火台上后,必须不分昼夜洒水转盆,尽管如此,还是经常催不出芽来。蓝家璧根据过去所学的书本知识,意识到这完全是煤火台上催芽难于掌握温湿度的结果,她和村民们商量决定将煤火台上催芽改为“生芽房”内催芽,这样有利于温度的调剂。“生芽房”实际上就是一个半地下式的土窖,窖门开在南面,窖门两侧,各

姓名	年齡	性別	籍貫省縣	畢業系(組)(專業)	入學年月	畢業年月	學校編號
藍家璧	27	女	四川省瀘縣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0)字第 598 號
周清桂	23	女	四川省成都市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2)字第 599 號
張熙華	22	女	四川省南溪縣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3)字第 600 號
王白璧	22	女	四川省資中縣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4)字第 601 號
吳光明	23	女	四川省宜賓市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5)字第 602 號
張光枋	23	男	四川省江津縣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6)字第 603 號
張朝樑	24	男	貴州省綏陽縣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7)字第 604 號
楊文忠	25	男	四川省閬中縣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58)字第 605 號
左蜀平	23	女	四川省合川縣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0年10月	1955年7月	教(59)字第 606 號
馬春鳳	23	男	安徽省臨明市	園藝系 果樹蔬菜專業	1951年9月	1955年7月	教(60)字第 607 號

西南农学院 1954 / 1955 学年度第二学期应届毕业生毕业证书验印名册(蓝家璧)⁴

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1942-1991-JX12-163。

⁴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1942-1991-JX12-845。

挖一个小洞,装上玻璃作窗户用。窖顶留窖眼2至3个,防止煤气中毒,窖内两头各有煤火一个,四边靠墙边,各架木板数层,并挂有温度计,将催芽盆放在木板上,根据所需温度,将盆上下移动,来调剂温度。除了温度,湿度也很关键。过去浸种时,随浸随捞出,因吸水不够,在发芽期间,必须多次洒水,水多造成僵瓣,水少常回芽,严重地影响到催芽效果。经过试验一般浸八个小时后捞出,晾干明水,再与填充物木粪(朽木屑)掺匀,蒙上湿布,这样就可满足种子在整个发芽期中对水分的要求,不仅保证了催芽质量,还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

这期间,蓝家璧发觉丰乐里的西红柿比其它生产队晚七、八天上市,产量也低。遇到出太阳时,她便把温室的玻璃揭开,让西红柿的幼苗通风透光,增加它的抗寒能力和生活适应能力。但是,大队支部书记刘启云不让她这样做,说苗儿太弱,会冻死。蓝家璧根据蔬菜学的原理,告诉刘启云说:“西红柿在育苗期间,温度高,时间长,苗儿太弱,必然要推迟移栽到大田的时间,如果我们大胆地打开温室的窗子,让冷空气和阳光进来,促使幼苗增加抗寒能力,长得更壮,就能提早移到大田,提早开花结果,提早上市,满足市民的需要,不是很有意义吗?”刘启云一听,有道理,觉得蓝家璧帮助他找到了西红柿增产的关键。蓝家璧打破了丰乐里传统的育苗经验,把西红柿幼苗提早十天移到大田里去。移苗时,刘启云满心喜欢,因为苗儿黑绿油亮,比过去同时期所育的苗高半寸。移到大田以后,长得也很好。6月里,丰乐里的西红柿比周围大队提早了七八天上市,产量还比过去提高一倍多。

最后,蓝家璧积极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努力提高蔬菜产量。在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蓝家璧带领村民建立了新乡市郊区第一个苹果园和第一个试验场。1958年正是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做法盛行的年代,而蓝家璧在郊区组建的第一个蔬菜实验场地,不虚报、不瞒产、更不欺骗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达到标准后再上市。凡引进一个新品种或推广一项新技术,她都要先经试验、后推广。她和刘启云以实验场为基地,先后引进了70多个蔬菜品种在郊区推广。特别是经她引种成功的“苹果青”西红柿,味道好、产量高,同刘启云种植的大青

茄,被新乡人民誉为“丰乐双美”。为了解决蔬菜“春淡”,蓝家璧将冬播叶类菜的直播,改为移栽。试验成功后,她蹲点的丰乐里村的蔬菜上市量,由6万斤增为500万斤,奇迹般的增长83倍,富了菜农,满足了市场供应。20世纪70年代,蓝家璧又悉心扑在蔬菜高产实验上,使亩产大大提高:豆角为8,282斤,青茄子15,591斤,夏黄瓜14,456斤。中原大地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蔬菜高产,名噪四方。

蓝家璧科学种植的成功,吸引了无数农民前来自学习和效仿。为了扩大农技队伍,蓝家璧举办了数以百次的学习班、现场会,用以点带面等多种形式,培养了大批的农民技术员,并推广了防虫、植保一系列科普知识。此外,蓝家璧还将日常工作积累的经验撰写成论文或著作,在《河南日报》、《园艺通报》上发表了《我是如何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和《间作套茬促进蔬菜高产》等论文,主编出版了《茄子栽培技术》和《大葱栽培技术》等科普著作。

二、真诚待人,和村民亲如一家

蓝家璧勤劳朴实,第一次到丰乐里,给了刘启云一个颇为新奇的印象:她不声不响地跟着刘启云去冬菜地里,很少说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和刘启云一起劳动,详细地观察冬菜的生产情况。刘启云说点什么,她就随手掏出小本子记上,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刘启云看着这些情况,想起过去有位技术员,一到这里来,就把他叫到办公室谈情况。一问一答,谈到没啥可说的时候,就拿着一叠材料走了;过几天又来谈,又拿走一叠材料。而蓝家璧似乎什么也不需要,每天和刘启云去地里检查蔬菜生产情况,虚心向农民请教,完全没有一点架子,很快便和村民们打成一片。

在农村工作的干部,都有这种体会:社员们对你生疏时,叫你的职衔;熟悉后,叫你的名字;对你非常亲切时,就喊你老张或老李。蓝家璧的名字也经历过这三个阶段。在丰乐里无论是男女老少,大人小孩,都亲切地称蓝家璧为“老蓝”。蓝家璧爱吃辣椒,有些社员就特地在屋门口种上几棵,说“老蓝”离了这东西就吃不下饭。夏天,蓝家璧在社员家吃过晚饭,正要走时,女主人悄悄地递给她一壶开水,说:“拿去,

晚上洗澡用冷水可不中,要掺一些热水。”丰乐里的社员安装电灯时,也决定先给“老蓝”安装,说她三更半夜还看书整理材料,别弄坏了眼睛,妇女们做新衣裳也要请“老蓝”帮助挑选布料,设计剪裁式样。蓝家璧生第二个孩子时,远在外县工作的爱人无法来照顾她。刘启云用车子把她推到市内医院。等孩子生下后,社员又用车把她和婴儿一起接回来。她下了车,站在自己的屋门口怔住了,只见屋子里用石灰水刷得雪亮,顶棚用白报纸糊过,墙上开了一个窗户,还安上了玻璃,为孩子和保姆准备的一间小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过冬的火炉都给安装好了。这一切使蓝家璧感动得热泪盈眶。冬天下雪,刘启云怕她出去开会不方便,便把有些干部会安排在她的小屋里开。有时开完会,蓝家璧还和大队的干部们围着炉子,聊到三更半夜。那弥漫全屋的烟草味和农民干部的直爽、淳朴的谈吐,让她觉得非常亲切。她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地方和这些人。在给爱人的信中,她曾这样说到:“和这里的人在一起,可以享受那种只有在亲人中才能享受到的快乐。”

三、勤恳工作,奉献一生

蓝家璧曾任新乡郊区蔬菜办公室副主任、区科协主任,新乡市农学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园艺学会理事等职。被选为新乡市第二、三、五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第三、五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省、市妇代会代表等。

蓝家璧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为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贡献出毕生精力。她虽是有名的蔬菜农艺专家,可却长期住在碾房里,苦而能乐,与农民群众同劳动,甚至带队进城掏鸡粪。她从不白吃白拿队里的瓜果蔬菜,所得稿费交给了两个生产队。邢台地震时,她想国家所想,

急国家所急,省吃俭用,悄悄向灾区寄去几百元。

蓝家璧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优秀事迹多次被《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杂志专题报道,《中国妇女》更称她为“新乡一杰”。1983年12月,农牧渔业部向她颁发了《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者荣誉证书》及《证章》,称赞她是一位卓有贡献的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她多次被授予区市“三八”红旗手、省劳动模范、市先进工作者、先进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长期风里来雨里去的无规律生活和营养不良,使蓝家璧患了多种疾病。1983年底她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重病在身时刻,仍勤恳工作,忙于到推广点上课,参加会议,开展科研活动。不幸的是,1984年11月22日蓝家璧因病逝世,终年59岁。人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骨灰洒在了她战斗过一生的丰乐里土地上。

蓝家璧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新乡人民,献给了她所热爱的蔬菜事业。

参考文献:

- [1] 校史资料(039-062),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5091-校史-5。
- [2] 个人工作总结(兰家璧),校史资料(知名校友),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5091-校史-50。
- [3] 兰家璧传略,校史资料(知名校友),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5091-校史-50。
- [4] 兰家纯.异地生辉的泸州籍蔬菜农艺专家兰家璧[J].江阳文史,第四辑,143-145页。
- [5] 陈健.在农村里扎根——记大学毕业生兰家璧[N].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4日。

(编辑 刘 润)

西南师范学院首届运动会

□文/王 娟

编者按:为了增强师生员工体质,更好地搞好学习和工作,1954年西南师范学院举办了首届运动会。早在运动会举办之前,学院就在文娱体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对首届运动会的开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宣传工作。同学们也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根据自己的特长踊跃参与项目,积极训练。一千多人的劳卫操表演,每天下午都在大操场紧张地练习着,有些系科的同学还热情地准备着虎伏、藤圈舞等的表演。同学们的辛勤付出提高了运动会的质量。下面这组珍贵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次运动会的情景。

西南师范学院首届运动会于1954年3月27日至3月28日两天举行。首届运动会规模空前,有80%的同学参加,部分教职工也参加了各项比赛。时任院长的谢立惠,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并号召广大师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入场式²



步入会场¹



走过主席台³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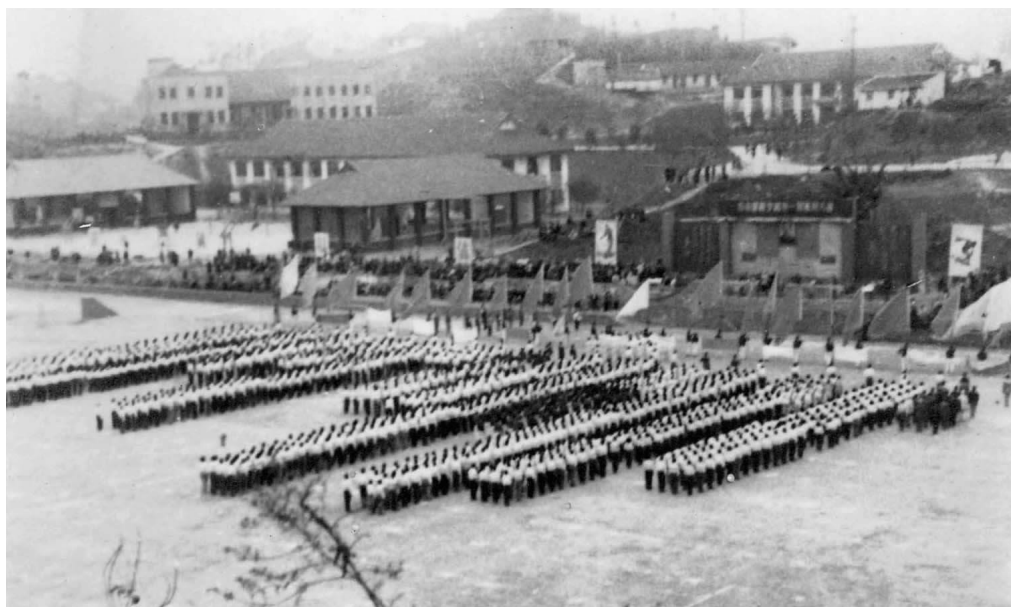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7。

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3。

这次运动大会的比赛内容主要为各项田径赛、拔河比赛以及劳卫操、锻炼标准、体操和舞蹈等表演。大会进行中虽然下起了雨,但大家并没有松懈,反而表现出更顽强的体育精神。运动员们不仅展示了风采,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女子铁饼以 28.07 米的成绩打破了西南区的记录,男子组的跳高也获得了 1.62 米的好成绩等等。



英姿飒爽的女运动员⁴



整齐的队伍⁵

⁴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6。

⁵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1。



运动健儿们在雨中顽强拼搏⁶



主席台上,校领导们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⁷



第一屆運動會獎旗⁸

这次运动会,不仅选拔出了参加重庆市 1954 年大中学生田径运动大会的代表,而且也检阅和初步总结了学院 1952-1953 年院系调整以来体育锻炼的成绩。同时,此次运动会,大大提高了全院师生对于体育的认识。同学们不但树立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在体育运动的技能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自此以后,校运会成为学院每年例行举办的一项大型赛事活动。

(编辑 郭 兰)

⁶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7。

⁷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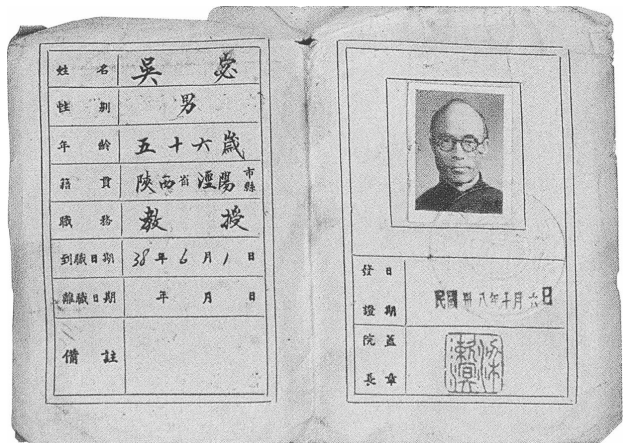
⁸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4-SX122-1.0005。

地下党助吴宓留在重庆

□文/石廷荣

吴宓(1894-1978),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教书海人,桃李满天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吴宓在美国留学十年,回国后在所大学担任教授。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31岁时主持清华大学国学院,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来校任教,在学界传为美谈。1949年,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执教于武汉大学的吴宓,也面临人生的一次选择。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职位相邀,尽管在那里有留美期间与自己同被誉为“哈佛三杰”的同窗好友陈寅恪,但吴宓还是谢绝了这一盛情。



私立勉仁文学院教职员证¹

其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屡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吴宓丝毫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东行赴台。而这时远在重庆北碚的梁漱溟也发出邀请,吴宓欣然受之,于4月底乘飞机西飞来到位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和勉仁文学院任教。后学校改制,吴宓随之到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教,一直到1978年病逝。

在红学界,吴宓可以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齐名。早在留美期间,他就开始潜心研

究《红楼梦》。1944年,他到因抗战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做有关《红楼梦》的学术报告,在讲台上他用语言(包括肢体语言)将林、王、薛、贾刻画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让听者如临其境,如痴似梦,不由惊叹道:“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他甚至深陷于小说的艺术氛围,以其中的人物自诩。他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对女性有着更多的关心和关爱。如大课堂上他发现女生站着,竟然停下演讲,到隔壁教室搬来凳子,彬彬有礼地请女生坐下,然后才接着演讲。有传说他曾经看到一家不起眼的餐馆,胆敢用林妹妹住的“潇湘馆”来命名,在多次要求改名未果的情况下,竟手持拐杖将餐馆门窗砸得稀烂。

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也想将一些文化名人转移到台湾或者国外,吴宓当然是榜上有名。为此中共地下党加强了对吴宓的保护和争取,决定由从重庆能源天府煤矿转移隐蔽在勉仁文学院的唐宦存具体负责,并拟定了具体的办法。同时通过打入国民政府警察署的地下党人对在勉仁文学院搞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进行防范。还将已经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社的赵万章以佣人的身份安排在吴宓身边,表面上帮他煮饭烧水,暗地里保持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以保护吴宓的安全。

吴宓曾说过:“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但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利诱、怂恿他移居海外时,吴宓明确地表示:“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因此他坚决留在了重庆。

(本文选自《重庆晚报》2012年12月31日第30版。请作者与本刊联系)

(编辑 张晓华)

¹ 图片来源:吴宓,吴宓日记续编 1[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梁漱溟巧登启事办教育

□文/朱渝生 陈永年

梁漱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为了办学、为了培养人才,可谓呕心沥血,以至于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不惜抛开文人的面子,毅然登报筹措经费办教育。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山东吃紧,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地辛辛苦苦进行了七年之久的乡村建设研究和实验也被迫中止。梁漱溟率跟随自己搞乡村建设的同仁一起转移到四川南充,在张澜(中国民主革命家,曾任民盟主席)的支持下,开办了民众教育馆和乡村建设学校。后因梁漱溟在此舞台上多次为共产党说话,且有过激言行,民众教育馆和乡村建设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1939年末,梁漱溟由南充辗转到重庆璧山来凤驿,创办了勉仁中学。不久后,梁漱溟又将勉仁中学迁至缙云山麓的北碚。在北碚,梁漱溟又先后创办了勉仁书院和勉仁国学专科学校。由于梁漱溟一直忙于宣传抗日并为了争取国内和平而奔波劳碌,他并没有多少时间顾及自己所办的学校和书院的具体工作。

1946年底,眼见国民党无意和平,身为第三方面民主党派代表(曾任民盟常委、秘书长)的梁漱溟,退出国共和谈,从南京返回北碚。这时,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和勉仁文学院已负债累累。

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梁漱溟只好先把勉仁中学高中部停办。

梁漱溟终生信佛,从不积蓄,向无恒产。为筹款办学,只能谋之于“鬻”字了,后来又把自己与夫人陈树芬结婚时的戒指等贵重物品都变卖了,但仍无法让学校摆脱经济上的困境。

他被逼无奈,急中生智,想到自己比较擅长的书法艺术。其实,梁漱溟在书法上的造诣颇高,无奈为其学术等名声所掩盖,故不被一般大众所知晓。1947年初,梁漱溟毅然抛开文人面子,在重庆《大公报》上刊出了“梁漱溟为勉仁学校、书院募捐启事”。

在这则启事中,梁漱溟写道:“奔走大局,疏于经营,今日归来,颇负债务。……敬请各界同情人士,海内外知交,惠与援助。……惠捐五万元以上,当作书(对联、屏幅、匾额等)为报;百万以上当走谢。”据考证,在此之前,梁漱溟为人作书从来不收笔润,这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启事刊出之后,前来向梁漱溟先生索要书作的单位和各界爱心人士,为数不少,梁漱溟真是忙碌了一段时间,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抵达重庆,特意派秘书程思远代表他给梁漱溟送去了一笔办学经费,这才使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和勉仁文学院,彻底度过了难关。

(编辑 郭兰)



编者按：乌头山统一展望台位于汉江与临津江附近的乌头山海拔 118 米的位置，是为了祈愿朝鲜半岛统一而修建的旅游景点。统一展望台由瞭望台、影像室、朝鲜商品商店等构成，设计形象、生动，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参观者可直接参与、融入其中。希望这里的技术手段和展示方式等能够为正在筹建综合博物馆的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

2012 年暑假，我去了韩国。在此，我想介绍一下我记忆犹新的一个景点——乌头山统一展望台。

从首尔出发，坐车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到了位于韩国南部汉江和北部临津江交汇处的乌头山。山上林荫蔽日，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据称这里是三国时代高句丽和百济为争夺主权而激战的关弥城遗址，属于历史上的军事要地。乌头山统一展望台就坐落在海拔 140 多米的山头上。

乌头山统一展望台是 1972 年为祈愿朝鲜半岛统一而修建的旅游景点。“分裂的终点，和平的起点”，统一展望台大门口悬挂着的这条醒目的标语，应该是建设者的初衷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吧。这里是离朝鲜最近的地方，距朝鲜边境直线距离仅 460 米，是 155 英里休战线非武装区域中最窄的地方。这座飘扬着韩国国旗的展望台，像一艘驶向宽阔的临津江面的战舰，往北可看到朝鲜开城的松岳山，往南可望及韩国汝矣岛的 63 大厦。展望

台外面的广场上有一尊朝鲜独立运动家曹晚植的铜像。每年的传统节日，很多人都会到这里，向着北方下跪磕头，表达对失散亲人的思念和祈祷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盼望残缺的家庭能欢聚，分离的骨肉能团圆。

乌头山统一展望台是一座五层的建筑物，地下一层，地面四层，建筑面积共计 2545 平方米。地下一层是朝鲜商品及纪念品商店和餐厅；地面一层是韩展厅、朝鲜生活展馆、统一愿望厅和小会议室；二层为统一展厅、放映室、咖啡店和西餐厅；三、四层均为讲解馆（瞭望屋）。

我们乘电梯首先进入的是第四层的大屏幕电视演播厅（外国人专用讲解馆），共有 170 个坐席，外墙是由全玻璃构成的圆形眺望窗。在这里，专门为远道而来的外国客人配备了英语、汉语、日语等多种语言的讲解服务。屋内、屋外和屋顶都架设了许多架高性能望远镜，往望远镜投入 500 韩币，就可隔江观看对

他山之石

面的金刚山、军事基地、指挥所、一些村落、民居、边民以及南北双方军事对峙的海上“三八线”——松岛。

我们先观看了介绍朝鲜半岛上韩国和朝鲜的历史影像资料,了解到他们怎样由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甲午战争后的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怎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盟国协议以半岛上北纬38度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对朝鲜半岛进行了分割。在美国和苏联的各自支持下,1948年5月31日正式成立“大韩民国”,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一个统一的国家被分断而治。

在二层统一展厅,主要介绍了韩国和朝鲜的统治者在统一大业中所做的工作,韩国和朝鲜的生活照片,南、北方的昨天与今天相比较的照片以及介绍朝鲜的影像资料(其中有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如杂技、歌舞和音乐)。展示室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沙盘,对“三八线”南北地形地貌、建筑设施和“三八线”做出了具体形象的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多年来半岛人民和政府为半岛的统一大业所做出的努力。

在一层朝鲜的展示馆和体验馆里,有反映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



小学教室

展板,同时还展出了朝鲜的工业产品、特产、药品、烟酒和儿童玩具及报刊杂志(包括最新的)、邮票等等,通过这些物品和资料,可以了解到朝鲜的一些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体验馆,它逼真地展现了朝鲜的小学教室和民居等,教室里的黑板旁还放着一张小课表;民居内主要有生活设施、用品、服装等,老式的电视机正在直播朝鲜新闻,许多游客进入教室和房间体验、留影。

地下层则主要是朝鲜人民的生活用品展示及日用品、食品和纪念品的销售。

整个展厅给人的印象是:布局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外有内,形象、生动和具体,参观者如身临其境,并且可直接参与、融入其中。

韩国人说:“千言万语也不如身临其境,来到南北对峙的现场——乌头山统一展望台,可以亲身感受到国家分裂的痛苦,更加坚定祖国统一的决心。”参观了“乌头山统一展望台”,我身临其境地领略和感受到国家分裂、家人隔岸相望的残酷事实和民众对祖国统一的深切企盼。我深信,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朝鲜半岛的统一必将实现。

(编辑 郭兰)



统一展厅